

# 中国的中亚问题

亚洲报告 N°244 | 2013 年 2 月 27 日  
译自英文原作

## 目录

执行摘要 .....	i
I. 引言 .....	1
II. 进入中亚 .....	3
A. 中国与新近独立的国家 .....	3
B. 中国的政治利益：保持地区稳定和扶植友好政权 .....	5
C. 俄罗斯：特殊利益，受挫野心 .....	7
III. 中国经济发展的足迹 .....	10
A. 战略方针 .....	10
B. 商业活动 .....	11
C. 在中亚开展商业活动的风险 .....	12
IV. 安全局势 .....	15
A. 地区挑战 .....	15
B. 军事与安全合作 .....	17
C. 中国安全政策的局限 .....	21
V. 2014 年之后的中亚展望和挑战 .....	24
VI. 结论 .....	26
附录	
A. 中亚地图 .....	27

## 执行摘要

自苏联解体后，中国和中亚邻国已经建立起了密切关系，最初仅限于经济联系，但后来逐渐拓展到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能源、贵金属和其他自然资源从该地区流入中国。投资的流动方向则恰恰相反：中国铺设管道，架设电网，修建交通网络，将其西北省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中亚连接起来。从新疆流出的廉价消费品充斥着中亚市场。中国向该地区的精英阶层和各国政府提供了慷慨的资金援助，在俄罗斯过于强势之际中国向他们给予谨慎的外交支持，而在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质疑该地区的长期稳定时，中国向他们作出的团结一致的温情表示。中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正在迅速增长。它已经成为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并在未来几年内很可能超过美国和俄罗斯，成为该地区实力卓越的外部力量。

北京主要关注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安全和发展，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共享 2800 公里的国境边界。中国的核心战略似乎是在新疆和中亚地区之间建立密切联系，其目的是加强两地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人们同时希望，这反过来也会保护新疆及其邻国，不受北约 2014 年从阿富汗撤军所引发的任何负面后果的影响。问题是在过去的一年间，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安全稳定状况似乎进一步恶化：腐败盛行，政治上层犯罪行为普遍，社会服务急剧衰退，安全部队实力减弱。与中国展开合作的中亚各国政府正日益被视为问题的制造者，而不是解决者，中国分析人士私下也同意这一观点。眼下的风险是，目前与塔利班并肩战斗的中亚各国圣战者们可能在 2014 年后将战火带回故里。这将会给中亚和中国带来严重困难。而经济干预可能远远不够。

中国和中亚各国的关系还存在其他缺陷。对中国的怀疑态度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目前在中亚已经相当高涨，中国的商业行为进一步加固了其负面形象。中国矿山项目对资源进行破坏性掠夺，中国工厂工作条件恶劣，以及中国商人通过大肆行贿官员排挤竞争对手，诸如此类对中国的指责越积越多。利弊姑且不论，中国作为新经济帝国主义的模式化形象正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

中国主要通过上海合作组织（SCO）开始在中亚地区尝试采取政治和国防安全举措，但该组织在动荡时刻却无所作为。中亚其他主要外部力量则受限于自身利益或经济能力。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的速度在中国的决策圈中引起高度关注，虽然俄罗斯声称在中亚地区享有特殊利益，它却缺乏中国所享有的金融资源。中国极有可能在近期和中期发现，自己需要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

与其他人一样，训练有素、消息灵通的中国中亚专家也担心，如果北约部队从阿富汗的撤军溃乱无序或过于迅速，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地区动荡。危险可能来自于内乱、急剧弱化的中央政府、或者阿富汗邻国因代理战争的进一步升级而发生动荡，其中巴基斯坦尤其令人担忧。中国的中亚专家对中亚领导人的腐败无能以及该地区政治机构的犯罪行为颇有微词，对两个最薄弱的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长期前景，也私下表示非常关注。对于该区域从内部或外部爆发有组织叛乱的风险，中国同西方国家一样焦虑，甚至可能更为焦虑。

这方面的关注促使中国决策者考虑与塔利班组织的个别派系进行接触，努力诱导他们缩减对像“东突厥伊斯兰运动”（ETIM）这样的维吾尔族分离主义组织的支持。在十年一轮领导换届的前夕，中国派遣当时的国家安全负责人周永康于 2012 年 9 月访问喀布尔。这一行动本身证明了中国对可能来自阿富汗的威胁的关注程度。50 年以来，在访问该地区的中国领导人当中，周永康的级别最高，他承诺提供重建援助以及通过警察培训的形式提供有限的安保援助。虽然中国决策层公开表示支持中亚领导人，并对他们的政治前途表示充满信心，但他们还没有就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稳定拿出一个明确方案。

中国已明确表示，即便在极端动荡的情况下，也不会对中亚邻国采取任何形式的军事干预。然而，在未来的几年里，局势演变可能会迫使中国领导层作出艰难的决定。几乎必然的是，中国至少要通过更积极的外交和经济交流，努力应付对自身经济利益和地区稳定构成威胁的各种挑战。

比什凯克/北京/布鲁塞尔，**2013 年 2 月 27**

# 中国的中亚问题

## I. 引言

本报告分析了自 1991 年苏联解体以来中国对中亚影响力的增长，并讨论了地区安全轨迹对中国决策者的广泛影响。

中国在中亚最明显的合作方式是拓展经济。然而，地区安全的大环境很不理想：执政无能、腐败成风、普遍生活条件低下、有组织犯罪对政治程序影响广泛，这些在可预见的未来未必能得到改善。<sup>1</sup> 随着 2014 年北约从阿富汗撤军的临近，中国官员和专家都为地区安全绞尽脑汁。<sup>2</sup> 不可预知的情况有时能迫使中国为保护其投资而发挥更积极的政治作用。<sup>3</sup> 自 2001 年成立以来，中国已将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三股邪恶势力”正式纳入上海合作组织（SCO）的官方语言当中，该组织依旧是中国与成员国开展安保合作的主要工具。<sup>4</sup>

<sup>1</sup> 见危机组织亚洲报告 N° 222, *Kyrgyzstan: Widening Ethnic Divisions in the South* [《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分裂日益加剧》], 2012 年 3 月 29 日; N° 205, *Tajikistan: The Changing Insurgent Threats* [《塔吉克斯坦: 叛乱威胁的局势变化》], 2011 年 5 月 24 日; N° 201, *Central Asia: Decay and Decline* [《中亚的衰退和败落》], 2011 年 2 月 3 日; N° 183, *Central Asia: Migrants and the Economic Crisis* [《中亚移民和经济危机》], 2010 年 1 月 5 日; N° 176, *Women and Radicalisation in Kyrgyzstan* [《吉尔吉斯斯坦的妇女及其激进化》], 2009 年 9 月 3 日; N° 162, *Tajikistan: On the Road to Failure* [《塔吉克斯坦: 走向失败》], 2009 年 2 月 12 日; 简报 N° 102, *Kyrgyzstan: A Hollow Regime Collapses* [《吉尔吉斯斯坦: 一个空心政权的垮台》], 2010 年 4 月 27 日。

<sup>2</sup> 外交政策的制定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外交部缺乏足够的权力，而利益各方的权力级别又不分高下。目前国务委员戴秉国被视为是最高级别的外交决策者，然而他甚至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 25 名成员之一，中央政治局是除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外的最高决策机构。有关外交部的结构性弱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危机组织亚洲报告 N° 223, *Stirring up the South China Sea (I)* [《南海翻波（一）》], 2012 年 4 月 23 日。北京一直很难制定出平衡政府利益和企业要求的外交政策。“自 1999 年实施‘走出国门’战略后，外交政策目标和企业各方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是国际政策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外交官对企业家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颇有微词。据一名官员说：“有必要改变企业家的思路，然后政策也会随之改变。但是，企业家也慢慢意识到，受到内乱破坏的国家，虽然能提供一定的战略和商业优势，但同时也有巨大的风险。内部冲突影响了商品出口、存取原材料，以及贷款和投资的还款能力等”。危机组织亚洲报告 N° 166, *China's Growing Role in UN Peacekeeping* [《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不断增长的作用》], 2009 年 4 月 17 日。

<sup>3</sup> 当地人威胁要烧毁一家中国国有矿业企业的办公室后，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国商会负责人——李德明，在 *Global Times* [《环球时报》] (2012 年 10 月 28 号) 的专栏文章里警告说，吉尔吉斯当局的腐败和被反对党煽动起来的当地社团，使吉尔吉斯斯坦成为“既不稳定又危险的”商业地点。在这次公开批评之后，中国总理温家宝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理萨特巴尔季耶夫于 2012 年 12 月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一次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举行了单独会谈。Raffaello Pantucci 和 Alexandros Petersen [拉斐尔·潘图奇和亚历山德罗·彼得森], *China and Central Asia in 2013* [《2013 年的中国和中亚》], *Jamestown China Brief* [《詹姆斯敦中国简报》], 第 13 卷, 第 2 期, 2013 年 1 月 18 日。

<sup>4</sup> 中国外交部宣布，2001 年 6 月 15 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际就缔结了《上海反恐主义公约》，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明确[定义了]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www.fmprc.gov.cn/eng/topics/sco/t57970.htm](http://www.fmprc.gov.cn/eng/topics/sco/t57970.htm)。自 2002 年在圣彼得堡峰会上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反恐主义区域框架协议》以来，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已经举行了八次反恐演习。请参阅 [http://eng.chinamil.com.cn/special-reports/2012-06/12/content\\_4893193.htm](http://eng.chinamil.com.cn/special-reports/2012-06/12/content_4893193.htm)。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包括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同时还有五个国家担任观察员：阿富汗、印度、伊朗、蒙古和巴基斯坦。

中亚地区的政治议程风云变幻，暴力冲突时常在局部爆发，内部腐朽的国家体制加上从阿富汗蔓延的战火可能引发地区动荡的潜在风险，中国的高价值投资在这种背景下成为了牺牲品。该地区其他两股主导外部力量是美国和俄罗斯，然而两者都不太可能愿意或有能力在今后爆发危机时实施干预或调解。俄罗斯虽然在文化上占主导地位，但财政实力与中国相形见绌，其军事实力的日渐衰退也难以与其强硬言辞相匹配。<sup>5</sup> 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将会随着从阿富汗撤军而逐渐减弱。<sup>6</sup> 中国分析人士坚持认为，阿富汗困境的任何安全解决方案都少不了巴基斯坦的参与。<sup>7</sup> 他们还担心，一旦中亚出现任何动荡，都将可能全面破坏中国西部——特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安全。<sup>8</sup>

本报告的准备工作包括危机组织于 2011 年 10 月和 2012 年年底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中国（北京，上海）进行的实地调查工作。但危机组织无法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展开研究。

---

<sup>5</sup> 俄罗斯最近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分别达成的 11 亿美元和 2 亿美元的军火交易有其安全和地缘政治目的。Joshua Kucera, “Report: Russia spending \$1.3 billion to arm Kyrgyzstan, Tajikistan” [《据报告，俄罗斯花费 13 亿美元武装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Eurasianet.org, 2012 年 11 月 7 日。“这次演习表明，俄罗斯空军部队的联合作战能力有限，继续依靠老化陈旧的设备，缺乏全天候作战能力和战略运输手段，不能够进行网络中心战，军官队伍缺乏灵活性，并有人手短缺的问题。北约国际军事标准化委员会认为，俄武装力量能够应对西部地区爆发的小型到中等规模的地方和区域冲突；无法同时应对不同地区的两个小型冲突；不能实施大规模常规操作；即使是在本地或地区性冲突中，仍然依靠使用战术核武器”。美国驻北约代表处的电报，“NATO-Russia: NAC Discusses Russian Military Exercises” [《北约 - 俄罗斯：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讨论俄国军事演习》], 2009 年 11 月 23 日，由维基解密公布，引自“23.11.2009: NATO-Russia: NAC Discusses Russian Military Exercises” [《2009 年 11 月 23 日 北约 - 俄罗斯：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讨论俄国军事演习》], *Aftenposten* [《晚邮报》], 2011 年 2 月 13 日。

<sup>6</sup> 危机组织采访，西方外交官，比什凯克，2012 年 4 月。

<sup>7</sup> 危机组织采访，北京，2012 年 4 月，6 月。

<sup>8</sup> 潘志平，《新疆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http://euroasia.cass.cn/news/2011/03/161596.html>。

## II. 进入中亚

### A. 中国与新兴独立的国家

在苏联时期，其中亚共和国和北京之间的直接互动极为有限，官方联系渠道几乎完全由莫斯科中央政府控制。<sup>9</sup> 1991 年，中国外交政策圈所具有的区域性专门知识严重匮乏。许多人担心，苏联解体后将造成国防安全的真空，中亚的动荡将给中国境内紧邻该地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造成负面影响。<sup>10</sup> 阿富汗战争、伊斯兰政治的崛起，以及在 1992 年塔吉克斯坦爆发的内战加剧了这些恐惧，在 1989 年到 1993 年间，新疆还爆发了零星骚乱。<sup>11</sup>

北京迅速与新独立的国家建立关系，<sup>12</sup>但几年来该地区并不是外交工作和经济工作的重点。最初，中国主要关注的是划界问题以及为在新疆推行政策提供安保支持。<sup>13</sup> “上海五国论坛”——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创立于 1996 年 4 月，目的是为了更方便讨论这些问题，以及推进边境非军事化。<sup>14</sup> 这种多边联系在国家政府层面能行的通，但许多普通中亚人士对划界协议却充满怀疑。<sup>15</sup> 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留意地区内的经济契机。1997 年 9 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第一个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田并铺设管道的协议，后

<sup>9</sup> Niklas Swanström[尼克拉斯·斯万斯特洛姆]，“China and Greater Central Asia, New Frontiers?”[《中国和大中亚：新的前沿阵地？》]，2011 年 12 月，第 19 页。  
[www.silkroadstudies.org/new/docs/silkroadpapers/1112Swanstrom.pdf](http://www.silkroadstudies.org/new/docs/silkroadpapers/1112Swanstrom.pdf)。

<sup>10</sup> 徐亚清，王转运，《中亚地缘政治的发展与中国新疆安全》，中国社科院，<http://euroasia.cass.cn/news/2008/12/405568.html>。邢广程，《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http://src-h.slav.hokudai.ac.jp/publicn/85/9CA-Chinese.pdf>。

<sup>11</sup> 厉声，“《中国新疆新中国时期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新疆，2009 年。例如，见米华健[James Millward]，“Violent Separatism in Xinjiang: A Critical Assessment”[《新疆的暴力分裂：批判性评估》]，东西方中心，第 6 项政策研究，1994 年。

<sup>12</sup> 北京从一开始就鼓励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例如，苏联解体后中国邀请中亚领导人访问北京；1994 年，当时的总理李鹏访问了除饱受内战肆虐的塔吉克斯坦以外的所有中亚国家。他阐述了与各国保持外交关系的主要原则：“保持良好的睦邻关系，和平共处；促进平等和互利合作，追求共同繁荣；根据互不干涉内政政策，尊重中亚各国人民的主权和独立；并寻求和维护地区稳定。” 1996 年 7 月，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Joseph Y. S. Cheng[郑宇硕]，“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China’s Initiative in Regional Institutional Building”[《上海合作组织：中国有关建设区域制度的倡议》]，《*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当代亚洲》]，2011 年 9 月 26 日。

<sup>13</sup> 张雅君，《上海合作组织反恐合作的困境与前景》，<http://iir.nccu.edu.tw/chinapolitics/張雅君/（專書）上海合作組織反恐合作的困境與前景.pdf>。

<sup>14</sup> 参加上海五国论坛的国家元首一致同意，1996 年，在其边界沿线的军事领域建立信任区，包括在距中国边境 100 公里范围内举行重要军事活动须予以通知。一年后，他们同意将该范围内的驻军总人数减少至最多 134,000 人。作为回报，中国向其提供有限的经济援助。Joseph Y. S. Cheng[郑宇硕]，“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China’s Initiative in Regional Institutional Building”[《上海合作组织：中国有关建设区域制度的倡议》]，《*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当代亚洲》]，2011 年 9 月 26 日。与此同时，一些中亚和中国的安全服务机构之间似乎已经开始谨慎地展开合作。据报道，这主要是针对维吾尔族持不同政见者。危机组织采访，地区安全官员，2008-2010 年。

<sup>15</sup> 2008 年，与中国签订的边境划界协定在塔吉克斯坦的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GBO）失控的紧张局势中火上浇油。塔吉克斯坦割让了百分之一的领土，但却没有根据《塔吉克宪法》第 81 款得到霍罗格地区议会的批准；“Tajikistan - Khorog’s Quiet Discontents”[《塔吉克斯坦 - 霍罗格静默的不满》]，美国杜尚别大使馆电报，2008 年 5 月 8 日，由维基解密公布。2008 年 6 月，霍罗格民众的普遍不满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Erica Marat，“Khorog Residents Protest Against Central Government”[《霍罗格居民抗议中央政府》]，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詹姆斯通基金会]，《*Eurasia Daily Monitor*》[《欧亚每日观察报》]，第 5 卷，第 118 期，2008 年 6 月 20 日。

来又签署了多项此类协议。<sup>16</sup>中国在 2000 年底推出了“走向全球”的战略，取消了对对外投资的严格控制，为中国企业到国外寻找发展机会开辟了道路。到 2005 年，中亚的中国企业有近一千家；<sup>17</sup>2000 年至 2010 年间，中国与该地区五个国家的贸易额增长了 30 倍。<sup>18</sup>

中国认为，确保中亚和新疆之间的紧密经济联系是保证地区稳定的一种方式，进而也以另一种形式确保实现其“和平崛起”建立大国地位的愿望。<sup>19</sup>自 2000 年代初以来，中国一直积极参与从公路到管道建设等一些将新疆和中亚联系起来的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sup>20</sup>

然而，2001 年美国 9.11 恐怖袭击后，中亚国家没有征询中国的意见就承诺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各国纷纷提供领空飞越权、加油设施使用权或签订基地协议等形式与美国展开合作，美国作为回报将提供可观的一揽子经济项目或贸易机会。<sup>21</sup>到 2008 年，美国国防部的规划者开发了“北部运输网络（NDN）”的原型，这是一条从欧洲途经中亚直到阿富汗的运输路线，目的是为阿富汗的北约部队提供非军需品。<sup>22</sup>其他领域的军事合作也蓬勃发展起来，其中包括在吉尔吉斯斯坦建设和培训特种部队，在塔吉克斯坦培训特种部队，和由美国资助的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边境口岸队伍的培训。<sup>23</sup>

2005 年 5 月，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暴力镇压在安集延的抗议活动。此后西方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该事件，从而导致乌兹别克斯坦的卡尔希·汗阿巴德空

---

<sup>16</sup> 主要管道直到 2009 年才完工。自开业以来，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开始东输，不再经由俄罗斯所控制的旧苏联时代网络。2012 年 8 月，乌兹别克斯坦也开始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第三条通往中国的管道正在建设中，原产于哈萨克斯坦的额外油气储备也在计划中。Alexander Cooley[亚历山大·库利]，“In Central Asia, Public Cooperation and Private Rivalry”[《中亚的公共企业与私企之争》]，《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2012 年 6 月 8 日。

<sup>17</sup> 直到 21 世纪初，中国才逐步放开对外投资的严格监管控制。它以往的首要任务是吸引外国投资。除绝对必要的情况下，资金流出都被积极阻碍。见 Duncan Freeman[邓肯·弗里曼]，“China's outward investments –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EU”[《中国的对外投资-欧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政策文件，2008 年。2005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哈萨克斯坦有 744 家中国企业，乌兹别克斯坦有 100 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还有十几个家。Sebastien Peyrouse，“Economic Aspects of Chinese-Central Asia Rapprochement”[《中国的中亚和睦邦交的经济分析》]，中亚-高加索研究所，丝绸之路研究计划，2007 年 9 月。

<sup>18</sup> 从 2000 年的约 10 亿美元，发展到 2010 年的近 300 亿美元。“The New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中亚的新大博弈》]，欧亚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中心，中国分析，2011 年 9 月。

<sup>19</sup> 秦放鸣，孙庆刚，《中国的中亚战略研究》，中国社科院亚太经济论坛，2010 年 2 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直到 1991 年，人们对整合新疆这一目标的理解是将新疆隔与外部力量，特别是中亚隔绝。

<sup>20</sup> 危机组织采访，北京，2012 年 6 月。连接中亚与新疆的主要项目包括土库曼斯坦-中国天然气管道项目（从阿姆河右岸的 SamanDepe[萨满·迪普]到霍尔果斯口岸）；哈萨克斯坦-中国石油管道项目（从阿特劳至阿拉山口），以及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公路项目，该项目让人从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开车经过喀什直达北京。

<sup>21</sup> 2001 年 10 月 5 日美国军方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美军使用卡尔希·汗阿巴德空军基地。乌兹别克斯坦最初收到了 \$1.5 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资金，还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2001 年 11 月 3 日，美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签订了使用空域和加油设施的协议，2001 年 12 月 5 日，美国与塔吉克斯坦签署了军事基地准入协议。Elizabeth Wishnick [伊丽莎白·威什尼克]，“Growing U.S. Security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美国在中亚地区日益增长的安全利益》]，战略研究所，2002 年 10 月。2001 年 12 月 15 日，美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一份有关空域使用的谅解备忘录。“Bilateral Treaties in Force”[《军事力量双边协议》]，美国国务院。

<sup>22</sup> 2009 年 2 月，北部运输网络投入运营，“Afghanistan: Northern Distribution Network, delivers”[《阿富汗的北部运输网络投入使用》]，EurasiaNet.org，2009 年 3 月 17 日。

<sup>23</sup> Deirdre Tynan[迪尔德丽·泰南]，“Kyrgyzstan: US intends to construct military training centre in Batken”[《吉尔吉斯斯坦：美国拟在巴特肯建设军事培训中心》]，EurasiaNet.org，2010 年 3 月 3 日；Joshua Kucera [约书亚·库切拉]，“Central Asia: US special forces help train praetorian guards”[《中亚：美国特种部队帮助训练禁卫军》]，EurasiaNet.org，2011 年 12 月 19 日。



军基地被关闭, 但即便如此美乌军事关系仍然得以继续。美国继续向乌兹别克斯坦军队提供高科技培训力量, 2009 年, 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同意让美国使用纳沃伊机场作为非军用物资的枢纽。<sup>24</sup> 2011 年, 美国提出, 可以将阿富汗不再需要的多余国防物品 (EDA) 赠予乌兹别克斯坦, 美国国务院明确提出, 这是作为“北部运输网络”合作项目的奖励。<sup>25</sup> 中亚其他国家也有 EDA 愿望清单, 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正在予以考虑。美国外交官承认, 阿富汗战争是促成此类军事和政治合作的原动力, 今后的合作可能不会这么紧密。<sup>26</sup>

进入 21 世纪以来, 上海合作组织依旧扮演着贸易和安全问题论坛的角色, 后者包括反恐和反毒品。<sup>27</sup> 它的议程在书面上显得雄心勃勃, 但往往仅起到意向声明的作用。<sup>28</sup> 两个主要成员——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竞争限制了它的影响力。一位前哈萨克外交官形容上海合作组织中的中俄关系是“猫鼬和眼镜蛇共舞”。<sup>29</sup>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局势越来越明朗: 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优势转化为显著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力。

## B. 中国的政治利益: 保持地区稳定和扶植友好政权

中国在中亚的主要政治利益是保持地区稳定, 以确保新疆的安全, 并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sup>30</sup> 中国官员们格外担心阿富汗动荡风险的扩散或是“阿拉伯之春”在中亚重演。<sup>31</sup> 中国还尤为关注美国和北约部队 2014 年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由于在中

<sup>24</sup> “Узбекистан и США обсудили вопросы пере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военной техники из Афганистана” [乌兹别克斯坦与美国讨论阿富汗军需装备的再分配], Ca-News.org, 2011 年 11 月 28 日, Deirdre Tynan [迪尔德丽·泰南], “Karimov gives Washington the air base it needs for Afghan operations” [《卡里夫向美国提供其阿富汗行动需要的空军基地》]。

<sup>25</sup> Deirdre Tynan [迪尔德丽·泰南], “Uzbekistan: Pentagon Mulls Giving Military Equipment to Tashkent” [《乌兹别克斯坦: 美国国防部酝酿将军事装备赠予塔什干》], EurasiaNet.org, 2011 年 12 月 15 日, Robert O. Blake [罗伯特·布莱克], 美国助理国务卿, 南亚和中亚事务, 简报, 阿拉木图, 哈萨克斯坦, 2012 年 8 月 15 日, www.state.gov。

<sup>26</sup> 危机组织采访, 美国外交官, 比什凯克, 2012 年 3 月和 4 月。

<sup>27</sup> 上海合作组织 (新闻背景报告), 外交关系委员会, 2009 年 3 月 24 日。

<sup>28</sup> 上海合作组织在 2010 年 4 月的吉尔吉斯斯坦骚乱中反应不及时, 暴露了其制度缺陷, 因而局限了其作为安全机构的有效性。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公开质疑它的存在价值, 因为它无法阻止邻国政府的倒台。Alexander Cooley [亚历山大·库利], “The Kyrgyz Crisis and the Political Logic of Central Asia’s Weak Regional Security Organizations” [《吉尔吉斯斯坦的危机与中亚薄弱的地区安全组织的政治逻辑》], Program on New Approaches to Research and Security (PONARS) [研究与安全新方法的项目], 第 140 号欧亚政策备忘录, 2011 年 5 月。2012 年 7 月阿富汗边境的塔吉克斯坦戈尔诺 - 巴达赫尚地区的暴力事件可能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参与介入提供了机会。

<sup>29</sup> 危机组织采访, 阿拉木图, 2010 年 7 月。

<sup>30</sup> 据一位中国分析家称, “中国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区域安全性, 以保护其国家利益”。Shi Lan [石兰], “Political Crisis of Central Asia: The Beginning of Regional Change?” [《中亚的政治危机: 区域变化初现端倪?》], 在“中国-中亚论坛”上提交的论文, 中国社科院, 北京, 2010 年 11 月 4-5 日。中国学者也关注中亚个别国家之间的争端, 如可能出现的水资源问题及其对地区稳定的影响。Pan Guang [潘光],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 在“亚洲安全环境的转型与大国关系”上提交的论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美国研究所 (SASS / SIAS) 会议, 上海, 2012 年 11 月 14-15 日。徐亚清, 王转运, 引用如前。秦放鸣, 孙庆刚, 引用如前。危机组织采访, 北京, 2010 年 10 月。

<sup>31</sup> Pan Guang [潘光], 论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美国研究所 (SASS / SIAS) 会议, 上海, 2012 年 11 月 14-15 日, 引用如前。罗锡政, 雷琳, 《泛阿拉伯革命》及其对中亚和中国新疆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外理论动态》, 2011 年 6 月, <http://euroasia.cass.cn/news/388302.html>。

国活动的分裂组织曾在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接受培训, 因此中国政府认为地区稳定与否将直接影响中国边境地区的伊斯兰叛乱活动。<sup>32</sup>

中国经常重申, 无论对中国公民或投资的威胁有多大, 中国都坚决不在中亚部署军事力量。<sup>33</sup> 然而, 北京的分析人士和官员们就如何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sup>34</sup> 眼下达成的共识是, 向中亚困境中的专制政权提供急需的资金和基础设施并帮助他们继续推进与中国相似的发展路线似乎是唯一可行的作法。<sup>35</sup> 然而有少数中国学者和专家预见, 有必要对中国的安全策略进行重新评估。一位资深学者就中亚地区何种利益能具有足够重要性从而引发中国的政策反思展开了思考。他提出, 从土库曼斯坦到新疆 1833 公里长的天然气管道可以作为上述利益因素之一。另一位学者指出, 在海外部署中国军队这一问题无论如何都为时过早, 因为中国军队在境外发挥有效作用方面既没有接受过培训, 也没有相关经验。<sup>36</sup>

中国学者都知道中国有可能在中亚更有所作为, 但他们指出, 只有在与更广泛的地缘战略利益一致的情况下, 中国才能参与中亚事务。<sup>37</sup> 多数人的意见是, 只有在像保家卫国等直接涉及国家安全的时刻, 中国才会派遣部队。<sup>38</sup>

中国意识到中亚专制制度与本国政治体制之间的类似, 因而至少在公开场合为他们进行辩护, 所用言辞相似于为中国体制辩护的语言。<sup>39</sup> 中国学者还警告说, 西方价值观并不是在世界任何地方都适用, 有时甚至可能引发动荡。<sup>40</sup> 北京把中亚视为与该地区其他大国——美国和俄罗斯——展开竞争的组成部分。<sup>41</sup> 一些中国学者断言, 东欧和中亚的颜色革命以及阿拉伯之春, 都是美国为了操纵世界民主化和颠覆中国的计划的一部分。<sup>42</sup> 尽管这些学者和分析人士承认, 中亚各国政权正丧失处理本地区所面临问题的能力, 但他们仍坚持认为, 这些国家最不需要的就是民主化

---

<sup>32</sup> Zhao Gancheng[赵干成], “The Afghan War: Strategic Decisions and Geopolitical Development”[《阿富汗战争: 战略决策和地缘政治的发展》], 论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美国研究所(SASS / SIAS)会议, 上海, 2012 年 11 月 14-15 日。危机组织采访, 北京, 2012 年 6 月。Shi Lan[石兰], 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议, 北京 2010 年 11 月 4-5 日, 引用如前。

<sup>33</sup> 这一看法在官方智囊机构和学者之间相当普遍。危机组织采访, 北京和上海, 2012 年 6 月和 11 月。

<sup>34</sup> 危机组织采访, 北京, 上海, 2010 年 9 月; 2011 年 6 月; 2012 年 6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议, 北京, 2010 年 11 月 4-5 日,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美国研究所会议, 上海, 2012 年 11 月 14-15 日。

<sup>35</sup> “中国与中亚的关系遵循以下原则: 完全尊重中亚国家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支持这些国家现行的政治制度, 以及正为自己的政治制度所作出的努力。用对话解决与中亚国家的冲突。通过双边合作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 以合作来实现长期收益目标, “。Pan Zhiping[潘志平], “Central Asia’s Choices of Political Systems: Secular, Democratic, Authoritarian and Anarchic”[《中亚的政治制度的选择: 世俗的、民主的、专制的, 和无政府状态的》], 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议, 北京, 2010 年 11 月 4-5 日。]

<sup>36</sup> 危机组织采访, 上海, 北京, 2012 年 6 月。

<sup>37</sup> 危机组织采访, 上海, 2010 年 9 月。

<sup>38</sup> 危机组织采访, 北京, 上海, 2012 年 6 月, 11 月。

<sup>39</sup> 罗锡政, 雷琳, 引用如前。赵龙庚, 《颜色革命》后中亚形势的变化,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2006 年 3 月。

<sup>40</sup> “在中亚地区, 吉尔吉斯斯坦享有最民主的体制和最自由的媒体, 但“颜色革命”的最大遗产是, 给国家和地区所带来的无政府状态。2010 年吉尔吉斯斯坦的混乱是 2005 年革命的余波。过渡政府利用公民投票来讨好西方, 并合法化自己的政权。这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公投针对的是政治制度, 而不是过渡政府的合法性”。Pan Zhiping[潘志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议, 北京, 2010 年 11 月 4-5 日, 引用如前。

<sup>41</sup> Shi Lan[石兰], 引用如前

<sup>42</sup> 中国分析家阐述了中国对美国参与中亚地区事务的看法: “中国一直表示, 美国应该撤离阿富汗和该地区, 这是由于美国策划了颜色革命, 以便遏制中国”。危机组织采访, 北京, 2012 年 6 月。罗锡政, 雷琳, 引用如前。

和自由化。<sup>43</sup>相反, 他们表示, 这些政权需要发展更为合法的、非西方模式的方法, 以延续他们的统治。<sup>44</sup>

表面上看来, 中国和俄罗斯正努力成为中亚地区的合作伙伴, 以共同应对西方的影响。<sup>45</sup>事实上, 两国之间关系的特点却是不信任和对抗。<sup>46</sup>据中国学者和分析人士看来, 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政治目标是扶持友好政权, (至少在官方层面上) 尊重俄罗斯恢复历史上的主导地位。<sup>47</sup>他们相信保护中国自身利益的上策并非与西方合作, 而是通过与专制政权进行双边谈判或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对话, 而且主要倚赖经济手段。<sup>48</sup>

### C. 俄罗斯: 特殊利益, 受挫野心

在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统治下, 俄罗斯普遍对前苏联国家, 特别是中亚国家, 感情复杂, 其中混合了怀旧、仇恨和挫折感。怀旧怀的是苏联时代, 虽然普京承认苏联时期一去不复返, 但却认为美国在中亚影响扩大并因此深感恼怒。然而, 尽管俄罗斯试图紧密团结中亚各国, 其努力却受到了挫折, 原因是各国领导人在 1991 年后发展了新的利益, 尤其不愿与外来投资者共享自然资源, 另外俄罗斯无法在资金实力上与中国相抗衡。给俄罗斯的中亚政策造成严重障碍的还有一个平淡无奇的原因, 那就是在普京执政的绝大多数时间里, 俄罗斯的长期战略计划缺乏连贯性。

在 2008 年夏天的几个星期里, 俄罗斯面对外部世界的信心极为高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与此同时也显现出了中亚权力从俄罗斯向中国的稳步转移。促成这一局面的是俄罗斯一个最温顺的盟友在中国的挑唆下对俄罗斯进行了沉默地反抗。俄罗斯将与格鲁吉亚持续了五天的胜利战争描绘成结束了长期受西方国家屈辱欺凌的历史而最终崛起。<sup>49</sup>最显著的后果是, 在俄罗斯一手操纵下, 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脱离了格鲁吉亚。几个星期后, 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飞抵杜尚别, 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年度峰会。据一家消息灵通的日报称, 他的“底限任务”就是说服与会者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为独立国家。<sup>50</sup>据称, 克里姆林宫官员对“中亚各国和白俄罗斯将一如既往地遵照莫斯科指令这一点没有丝毫的怀疑”。<sup>51</sup>

<sup>43</sup> “这是‘民主病’。议会制度是给国家的又一剂毒药。在中亚地区没有太好的口碑。其他中亚国家认为它会导致灾难和混乱”。Pan Zhiping[潘志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议, 北京, 2010 年 11 月 4-5 日, 引用如前。

<sup>44</sup> “问题在于, 中亚各国迄今为止一直试图照搬西方模式, 而不是寻找适合本国国情和特色的路径”。Sun Zhuangzhi[孙庄志], “The Socio-Political Transition of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中亚国家的社会政治转型》], 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议, 北京, 2010 年 11 月 4-5 日。

<sup>45</sup> 危机组织采访, 北京, 上海, 2012 年 6 月。然而, 一些中国分析家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共识, 即随着中国在中亚经济实力的增长, 它必须解决和俄罗斯之间的互相猜疑问题。Shen Dengli [沈邓力],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Development: concept,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中国国际战略发展: 概念, 趋势和影响》], 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议, 上海, 2012 年 6 月。Sheng Zhiliang [盛志良],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Security Issues of Central Asia” [《中亚安全问题的综合考量》], 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议, 北京, 2010 年 11 月 4-5 日。

<sup>46</sup> 危机组织采访, 阿拉木图, 2010 年 7 月, 上海, 2010 年 9 月, 2012 年 9 月; Shi Lan [石兰], 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议, 北京, 2010 年 11 月 4-5 日。

<sup>47</sup> 中国分析家认为, 中国“不具备处理复杂区域问题的知识和技能; 关键起作用的是政治能力”。危机组织采访, 北京, 2012 年 6 月。

<sup>48</sup> 近年来, 在朝鲜、利比亚、叙利亚和非洲问题上也出现了这类熟悉的主题。

<sup>49</sup> 有关该复杂心情的简要总结, 请参阅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谢尔盖·卡拉加诺夫], “Россия - США перенастройка” [《俄罗斯与美国: 关系重制》], *Rossiyskaya Gazeta* [《俄罗斯报》], 2009 年 6 月 2 日。

<sup>50</sup> “Встречана вынужденном уровне” [《一个强制级别会议》], *Kommersant* [《生意人报》], 2008 年 8 月 28 日。

<sup>51</sup> 危机组织采访, 布鲁塞尔, 2009 年。

然而这些国家拒绝了俄罗斯的要求。中亚地区的官员认为，他们是受到中国立场的影响，才有底气拒绝俄罗斯的施压。中国实际上进行了干涉，据报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向梅德韦杰夫就中国的立场做出了解释。<sup>52</sup>《生意人报》援引俄罗斯代表团成员总结胡锦涛立场的说法：“上海合作组织所有成员国都有自己的问题地区……如果一个国家承认了高加索的独立，自己的领土可能会有同样遭遇”。<sup>53</sup>俄罗斯忽视了一点，其实大多数中亚国家都担忧自己国家遭受分裂。中国也深切关注自身的西藏和维吾尔分离主义运动，因而也不太可能承认南高加索地区国家的分裂。<sup>54</sup>俄罗斯迅速转变了自己的强硬立场。“我们的合作伙伴”，梅德韦杰夫说，自然会根据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就该问题做出自己的决定。“我们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他补充说。<sup>55</sup>

虽然有这次受挫，俄罗斯仍继续充满自信。战争结束后不久，梅德韦杰夫强调，他的国家在包括中亚在内的前苏联各国拥有“特殊利益”。这一警告是特别针对西方提出来的，但官员明确表示，中国也应该引以为戒。与此同时，著名的俄罗斯政策专家认为，美国在中亚的作用是试图积极地阻碍这种特殊利益。著名的智囊团——世界经济与国际事务研究院（IMEMO）的副主任在一篇国际关系的权威性年度调查报告中，列举了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目标，其中头号目标即是“阻止前苏联各国达成政治再融合的任何企图，阻止前苏联各国（或其组成部分）生成一个单一的国家”。<sup>56</sup>

实际上，对俄罗斯来说，该问题的结果不太乐观。中亚领导人直接或间接地明确表态，他们将不再盲听盲从。马克西姆·巴基耶夫——吉尔吉斯斯坦当时总统的儿子同时也是他的主要顾问——在私人谈话中坦率地表示了对普京的蔑视，以及对他口中的“贪婪”俄罗斯的厌恶，“俄罗斯只会不停地索取”。<sup>57</sup>当 2009 年俄罗斯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 4.5 亿美元的慷慨赠款和贷款计划以鼓励其关闭美军基地时，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一边将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一边转头又与美国达成了一项新的军事基地协议。俄罗斯观察家表示，问题在于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政府的中亚政策缺乏连贯性。乌兹别克斯坦出生的亿万富翁乌斯马诺夫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同时也是普京的亲密伙伴，当他被问及如何定义中亚政策时表示惊讶，“没有这样的政策”，他说。“当整个地区完全失控后他们才会去制定这个政策”。<sup>58</sup>

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国高级专家之间的联系尽管在平铺直叙的公开声明中显得顺利友好，但私下里并非总是如此。在部分议题涉及中亚的阿查塔姆大厦规则研

<sup>52</sup> 危机组织采访，政府高级官员，杜尚别，比什凯克，2011-2012。

<sup>53</sup> “Смежники подвели.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не получил поддержки даже в ШОС” [“以往的支持者让我们感到失望。梅德韦杰夫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甚至没有得到任何支持”]，*Kommersant* [《生意人报》]，2008 年 8 月 29 日。

<sup>54</sup> 一位西方分析家指出：“这表明，俄罗斯人对中国的首要任务和原则了解的是多么有限，中国不会承认任何地方的分裂主义实体，更别说是在欧亚大陆，他们真是疯了才会认为中国会认可分裂实体的想法”。危机组织电话采访，北京，2010 年 7 月。虽然中国的国家媒体和官方声明都小心避免公开反对俄罗斯，但互联网公告栏里的讨论则更为明确，例如：“对于俄罗斯支持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中方必须持审慎的态度，避免引火上身，产生一些负面的事情对我们不利”，环球风云，《对于南奥问题中国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2008 年 8 月 29 日，[http://bbs.tiexue.net/post2\\_3012822\\_1.html](http://bbs.tiexue.net/post2_3012822_1.html)。

<sup>55</sup>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по итогам заседания совета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ДКБ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举办的集体安全委员会会议闭幕的新闻发布会]，总统官网，2008 年 9 月 5 日，<http://kremlin.ru/transcripts/1309>。

<sup>56</sup> Gennady Chufirin, *The State and Prospects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和高加索地区关系协调的现状和前景]，IMEMO [世界经济与国际事务研究院]，2009 年。

<sup>57</sup> 危机组织采访，比什凯克，2010 年年初。

<sup>58</sup> 危机组织采访，莫斯科，2010 年 3 月。

讨会上就体现了这一点。<sup>59</sup>当负责区域政策的一位前中国官员注意到俄罗斯强调其在中亚的特殊利益,并将中亚的性质定为自家“后院”时,他指出,“我们对此表示理解。但你毕竟应该照顾好自己的院子,时不时给花浇点水”。<sup>60</sup>在讨论阿富汗时,俄罗斯与会者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指出,他的同胞希望美国遭到严重挫折。如果由于西方势力被削弱而撤出中亚地区,“这里有些人会发现,自己与中国直接对峙的前景将不会太美好”。<sup>61</sup>多数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俄中关系此后没有太大的改善。<sup>62</sup>

尽管 2008 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中国却在中亚继续大力投资,并已经成为比俄罗斯更可靠,更慷慨的资金和贸易来源。一些中国政府人士认为金融危机为中国增强实力创造了机会。<sup>63</sup>2012 年 6 月,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成立 100 亿美元的经济发展基金,向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分别提供贷款。<sup>64</sup>该基金的成立一年前就开始酝酿,但一直遭到俄罗斯官员的坚决抵制,他们担心这将巩固中国在中亚最强经济大国的地位。<sup>65</sup>

---

<sup>59</sup> 本次研讨会的文件随后得以公布:“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семинар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нов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реде’” [“俄罗斯 - 中国研讨会: ‘新的国际环境下的俄罗斯与中国’”], 外交与防务政策委员会, 莫斯科,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RIA Novosti [俄新社], 2009 年 3 月 20-22 日, [www.svop.ru/meeting/meeting117.htm](http://www.svop.ru/meeting/meeting117.htm)。

<sup>60</sup> 同上。“请原谅我的坦白”, 发言人补充道。

<sup>61</sup> 同上。

<sup>62</sup> 与会者至少就阿富汗达成了一致共识。“那里现在的情况是一塌糊涂”, 一个中国高级与会者表示。“卡尔扎伊总统除了首都外, 几乎对任何地区都失去控制”, 他补充说。该发言人使用了俄语单词 *бардак* (妓院)。俄罗斯外交官和学术人士再三强调, 2009 年的会议仍然反映了俄罗斯和中国立场的相同点和分歧。一些中国对话者也发表了同样意见。危机组织采访, 上海, 北京, 2012 年 6 月。

<sup>63</sup> 一位政府分析人士说, “国际金融危机是中国的一个绝好机会, 中国能借此提高其在中亚地区的能源努力”。危机组织采访, 北京, 2010 年 4 月。

<sup>64</sup> “中国将向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提供 100 亿美元的贷款”, Reuters [路透社], 2012 年 6 月 6 日。

<sup>65</sup> Alexander Cooley [亚历山大·库利], “In Central Asia” [《在中亚》], 引用如前。“中国承诺, 在上海合作组织的主持下, 向组织成员国提供 100 亿美元的贷款, 用以支持发展区域基础设施, 这实际上是重复了它在 2009 年提出的类似建议, 即建立一个上海合作组织主持的反危机基金。当时, 莫斯科拒绝向该基金注入合作款项, 并在幕后阻止中国的资金发放工作, 他们担心这类贷款会削弱其在中亚地区的地位”。危机组织电话采访, 北京, 2010 年 7 月。在 2012 年 12 月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 “我们打算将这笔钱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生产项目上, 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截至 2013 年 1 月, 这些钱似乎并没有得到分配或使用。

### III. 中国经济发展的足迹

#### A. 战略方针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经济战略包含若干个组成部分。中国正在迅速获取自然资源，其中包括煤、石油、天然气和贵金属，并开发更为广泛的商业利益和基础设施，以备货物进出中国的运输之需。整体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利用中亚确保新疆的经济民生。<sup>66</sup> 跨境贸易是重点发展对象，<sup>67</sup> 中国官员们鼓励中亚国家利用中国“西部大开发”来大力发展西部省份。<sup>68</sup> 中国坚定地认为，经济增长能巩固中国以及中亚地区的稳定。<sup>69</sup> 一位中国分析人士是这样描述的，“现在我们只需要保障自家后院的能源和国土安全就行了”。<sup>70</sup>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密切经济联系，使中国不必太过忧虑潜在的政治动荡及其向西部的蔓延；一些专家声称，经济增长能孕育政治稳定。<sup>71</sup>

中国的分析人士们深知中亚地区社会动荡的风险对新疆经济发展的影响；2010 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骚乱直接影响了新疆对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出口产业。<sup>72</sup> 2009 年新疆发生的骚乱也影响了对哈萨克斯坦的出口。<sup>73</sup>

中国分析人士认为，解决方案是加强中国-中亚-俄罗斯三方经济和金融合作，以及强化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sup>74</sup> 中国主要利用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合作框架来促进自己的经济利益。<sup>75</sup> 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从中国的慷慨投资和发展援助中受益匪浅。在 2004 年上海合作组织向其成员国发放的 9 亿美元一揽子开发贷

<sup>66</sup> 段秀芳，柴利，《政府在开拓中亚市场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中国社科院，2007 年 5 月。

<sup>67</sup> 2003 年，与中亚国家的小额边境贸易占新疆贸易收入的 50%。边境开放了超过 28 个过境点。Xinhua [新华社]，2003 年 6 月 17 日，引自 Valerie Niquet, “China and Central Asia” [《中国和中亚》]，《中国观点》（在线），67，2006 年 9-10 月。6. “Xinjiang becomes bridgehead for trade ties with Central Asia” [《新疆成为中亚贸易关系的桥头堡》]，Xinhua [新华社]，2005 年 9 月 23 日。2009 年，与新疆的贸易成交量占哈萨克斯坦-中国双边贸易总量的 70%。

<sup>68</sup> 自总统拉赫蒙签署了加强贸易、交通运输、能源和农业合作的协议后，塔吉克斯坦正在与中国各省，尤其是新疆，发展着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China, Tajikistan sign communiqué to promote ties” [《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签署加强联系的联合公报》]，《China Daily》[《中国日报》]，2010 年 11 月 26 日。塔吉克斯坦驻中国大使拉希德·阿利莫夫指出，塔吉克斯坦也与广东、黑龙江、四川和山西等其他省份发展着商业合作关系。中国社科院会议，北京，2010 年 11 月 4-5 日。Zhang Wei [张炜]，外交部，同上。2001 年，中国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目的是“促进贫困的西部地区的发展，西部地区迄今为止还没有享受到中国对外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利益”。“‘Go West’ policy is an economic milestone for China” [《“西部大开发”政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里程碑》]，《China Daily》[《中国日报》]，2011 年 12 月 9 日。

<sup>69</sup> 危机组织采访，阿拉木图，2010 年 7 月，上海，2010 年 9 月。根据一位中国分析家称，“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帮助[中亚国家]发展经济和实现经济现代化。这不仅对石油等资源，更对加强稳定，至关重要”。

<sup>70</sup> 危机组织采访，北京，2012 年 6 月。

<sup>71</sup> 秦放鸣，孙庆刚，《中国的中亚战略研究》；徐亚清，王转运，《中亚地缘政治态势发展与中国新疆安全》，中国社科院亚太经济论坛，2010 年 2 月，引用如前。<http://euroasia.cass.cn/news/405802.htm>。

<sup>72</sup> Shi Lan [石兰]，中国社科院会议，北京，2010 年 11 月 4-5 日，引用如前。

<sup>73</sup> 危机组织采访，阿拉木图，2011 年 7 月。“Kazakh expert says Xinjiang riots may adversely affect trade” [《哈萨克专家认为，新疆暴乱可能会影响贸易》]，Interfax-Kazakhstan news agency [文传电讯-哈萨克斯坦通讯社]，BBC Central Asia Monitoring [英国广播公司中亚监测站]，2009 年 7 月 8 日。

<sup>74</sup> Shi Lan [石兰]，引用如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议，北京，2010 年。Pan Guang [潘光]，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美国研究所会议，上海，2012 年 11 月 14-15 日，引用如前。

<sup>75</sup> 一位中国分析家认为，“上海合作组织的目标除了和平和安全外，经济发展也是其目标。这意味着投资更为方便”。危机组织采访，上海，2010 年 9 月。但是，中亚分析家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缺乏除安全外其他领域的合作。危机组织电话采访，北京，2010 年 7 月。

款中, 塔吉克斯坦获得了其中的 6 亿美元, 吉尔吉斯斯坦获得了余下的 3 亿美元。<sup>76</sup> 中国还利用上海合作组织来确保其在中亚国家蕴藏量丰富的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一位熟悉该地区中国经济投资的消息人士表示, 中国愿意参与地方政府提出的任何经济计划, 因为投资是其施加影响的主要手段。<sup>77</sup>

中国在公路和铁路建设、管道和电网铺设方面大力投资, 以促进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确保友好政权继续执政。<sup>78</sup> 同时, 中国也借此争取它们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sup>79</sup> 然而, 中国的分析人士们越来越意识到, 这种经济投资在该地区所造成的反弹; 一位分析人士主张, 中国需要改变目前将中亚视为“资源基地”的观念。<sup>80</sup>

## B. 商业活动

中亚是中国投资的主要场所, 也是快速发展的国内经济所需的日益增长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来源。对中亚来说, 中国是重要的资金来源, 也是一个对干涉内政兴趣匮乏的施恩者。这明显不同于俄罗斯, 后者往往寻求政治上的让步以换取资金支持; 中国与西方, 特别是美国和欧盟, 也差别迥异, 后者的资金常常附加着条件。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中国的贸易、贷款和投资大幅增长。1992 年的贸易额为 5.27 亿美元; 2010 年就高达约 300 亿美元。<sup>81</sup> 北京专注于在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发展能源企业, 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方面关注相对较少, 但即便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已经获得了可观的中国贷款和投资。中国最近宣布将由上海合作组织主持运作一个 100 亿美元的经济基金, 这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经济影响力的范围。<sup>82</sup>

在商业和政治的可靠性方面, 中亚国家视中国为首选合作伙伴。塔吉克斯坦官员满意地注意到, 中国对投资“法律基础”的要求, 不像欧洲和美国那样苛刻。中国也没有将改善人权条件当做金融参与或贷款的先决条件。<sup>83</sup>

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至关重要, 因为这些国家将很难再找到其他投资者。这些基础设施是新疆网络的延伸, 为当地社区提供服务, 并且是中国出口产品以及中亚商品的关键运输动脉。中国主要采用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在内的政府对政府机制来推动其经济渗透。

哈萨克斯坦分析人士称, 中国官员与政治精英中的高层的联系使得他们能够从最高领导层面影响国家决策。<sup>84</sup> 然而, 与其他级别的官僚建立联系, 却往往会产生模棱两可的结果。人们往往对政府官员和中国公司之间的交易报以极大怀疑。<sup>85</sup>

<sup>76</sup> Nargis Kassenova, “China in Central Asia” [《中国在中亚》],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 (IFRI), 俄罗斯/NIS 中心, 巴黎, 2009 年 1 月, 第 15 页。

<sup>77</sup> 危机组织采访, 吉尔吉斯斯坦, 2011 年 7 月。无论是双边合作, 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展开合作, 或通过像亚洲开发银行这样的多边组织进行合作, 总之, 经济手段是中国在该地区的唯一选择。

<sup>78</sup> 危机组织采访, 北京, 2010 年 7 月。Wu Hongwei [吴宏伟], “China-Central Asia relations” [《中国-中亚关系》], 中国社科院会议, 北京, 2010 年 11 月 4-5 日。

<sup>79</sup> 邢广程,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第 16 页。

<sup>80</sup> Li Lifan [李力帆],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Development: Concept,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中国的国际战略发展: 概念、趋势与启示》],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会议, 2012 年 6 月 15 日。

<sup>81</sup> “China Quietly Extends Footprints Into Central Asia” [《中国将触角悄然深入中亚》], 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2011 年 1 月 2 日; “The New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 [《中亚新的大博弈》], 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 2011 年 9 月。

<sup>82</sup> 截至 2013 年 1 月, 该基金从未被动用过。

<sup>83</sup> 危机组织采访, 杜尚别, 2012 年 8 月。2009 年 1 月, 中国成为塔吉克斯坦经济的主要投资者, Nargis Kassenova, “China in Central Asia” [《中国在中亚》], 引用如前。

<sup>84</sup> 危机组织采访, 阿拉木图, 2012 年 5 月。

<sup>85</sup> 危机组织采访, 吉尔吉斯政治家, 比什凯克, 2012 年 7 月; 西部矿业公司执行董事, 比什凯克, 2012 年 3 月; 当地的承包商、政治分析家和学者, 阿克托比, 阿拉木图, 2012 年 4-5 月。

商业活动有时也会造成长期的业务障碍和政治难题, 中国在吉尔吉斯采矿业的活动就是这方面一个有力的例证。这一例证还说明, 许多西方投资者望而却步的法律环境同样也能损害中国投资者的利益。这样的法律环境包括: 注册和监管制度长期缺乏透明, 地方上与矿业公司之间沟通极为不畅, 以及最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引发的对西方和中国企业的深深反感。与附近社区的冲突已经造成多处矿井的中断或停工。<sup>86</sup>

努力实施工业改革, 并保证将采矿收益用于发展周边地区, 这些都是符合合作双方的共同利益的。只有在看到实质的、可持续的收益和改善之后, 当地民众才可能接受采矿给他们带来的风险和不便, 中国也才能塑造一个负责任的投资者形象。

### C. 在中亚开展商业活动的风险

出于经济和安全考虑, 中国愿意继续维持中亚地区的现状。虽然中亚国家总统的较长任期似乎提供了一定的稳定性, 但每个中亚国家政权都脆弱、腐败并饱受社会经济问题的困扰。<sup>87</sup> 中国人抱怨说, 其腐败程度远远超出了其他许多业务地区。<sup>88</sup> 一位分析人士认为, “腐败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即便是中国也很难与中亚各国政府打交道”。<sup>89</sup> 这些中亚国家的统治精英既利用职位谋取利益, 又与中国的官僚企业家们保持政治联系, 这激起了国内人民的强烈不满, 增大了中国投资项目的风险。

中国企业往往与当地社区脱节, 他们宁愿集中精力与首都的(或必要时与地方一级的)政治掮客发展关系。<sup>90</sup> 很少有证据表明, 中国当地公司将企业社会责任

---

<sup>86</sup> “Operations halted at Kyrgyz gold mine after mass scuffles” [《大规模混战后, 吉尔吉斯金矿停工》], RFE/RL [自由欧洲广播电台], 2012 年 10 月 24 日, “Kyrgyz villagers attack Russian-owned mining camp” [《吉尔吉斯村民攻击俄罗斯国有采矿营地》], Reuters [路透社], 2012 年 11 月 29 日; “Men on horseback attack Kyrgyz mining camp” [《男子骑马攻击吉尔吉斯采矿营地》], Reuters [路透社], 2011 年 10 月 10 日。

<sup>87</sup> 近年来, 一些腐败泛滥、治理无能的中亚政权已经爆发了严重的暴力事件。2005 年 5 月, 乌兹别克斯坦安全部队在安集延镇压抗议活动, 造成几百人死亡。自 2005 年以来, 已有两个吉尔吉斯总统被推翻; 2010 年 6 月, 第二大城市奥什爆发了血腥种族冲突, 造成数百人死亡。塔吉克斯坦东部地区爆发了缺乏训练的安保部队与地方武装团体之间的大规模冲突。最近一次是 2012 年 7 月在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的主要城镇——霍罗格爆发的冲突事件, 造成几十人死亡。哈萨克斯坦已经出现小规模伊斯兰游击队的袭击, 在哈萨克西部的 Janaozen 石油小镇, 政府部队向罢工工人开枪, 造成至少 16 人死亡。危机组织亚洲简报 N°38, Uzbekistan: The Andijon Uprising [《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起义》], 2005 年 5 月 25 日; Kyrgyzstan: A Hollow Regime Collapses [《吉尔吉斯斯坦: 一个中空政权的垮台》], 引用如前; 危机组织亚洲简报 N°97, Kyrgyzstan: After the Revolution [《吉尔吉斯斯坦: 革命之后》], 2005 年 5 月 4 日; 危机组织亚洲简报 N°193, The Pogroms in Kyrgyzstan [《吉尔吉斯斯坦的大屠杀》], 2010 年 8 月 23 日; Kyrgyzstan: Widening Ethnic Divisions in the South [《吉尔吉斯斯坦: 南部民族分裂的加剧》], 引用如前; Tajikistan: The Changing Insurgent Threats [《塔吉克斯坦: 叛乱分子威胁的局势变化》], 引用如前。

<sup>88</sup> 特别是中国抱怨当地的腐败行为特点是既傲慢又不可预知。危机组织采访, 阿拉木图, 2011 年 10 月。

<sup>89</sup> 吉尔吉斯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 中国的矿业公司必须“按照当地政权定的游戏规则玩”, 但他们比西方同行们更愿意玩这个游戏。这通常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做生意唯一可行的途径。忽视这些游戏规则的公司往往历经磨难最后关门大吉。负责发放营业执照和监管的国家地质和矿产资源局 (SAGMR)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长期服务于该机构的负责人表示, 虽然他自己还没有经历过, 但相信贿赂是发放营业执照中的常规作法: “这个行业的所有问题都起源于该政府机构以及它的运行模式”。采矿公司可与比什凯克的政治精英进行交易, 这意味着他们很少或几乎没有动力去与当地居民或机关认真处理关系。危机组织采访, 比什凯克, 2012 年 4 月。有关吉尔吉斯斯坦的腐败的讨论, 见危机组织简报, Kyrgyzstan: A Hollow Regime Collapses [《吉尔吉斯斯坦: 一个中空政权的垮台》], 引用如前。

<sup>90</sup> 危机组织采访, 经济部官员, 比什凯克, 2012 年 4 月。



当作参与当地事务的手段策略之一。民族主义的抬头、对中国扩张主义根深蒂固的怀疑，基层民众有形收益的匮乏，以及公司给人留下只尊重能在最高层面帮助自己商业利益的人的印象，这些都使人们认为中国并非一股正能量。<sup>91</sup>

将私人投资者的资产经过运营后的所有权返还给当地国家，或在当地新权贵中进行再分配，这些想法都给中国的能源和矿业投资带来了高风险。同样的，如矿山之类的中国资产很可能成为当地居民表达各种诉求的目标，而这不仅仅是在政治动荡期间，还有可能一直持续下去。<sup>92</sup>

尽管中亚地区对中国工人的暴力行为较为少见，<sup>93</sup>但在吉尔吉斯斯坦有上升势头，而且整个中亚地区对中国及其国民的反感相当普遍。由于没有包含非法移民，中国移民的官方统计数据既过时又不可靠。对中国农民工缺乏准确统计信息，再加上历史上的疑虑，这些都加剧了中亚人民对中国的焦虑情绪。<sup>94</sup>外国工人与当地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以及中国在能源和原材料方面大规模的投资，也加重了这种忧虑。<sup>95</sup>中国受访工人认为，歧视待遇使哈萨克斯坦成为一个极糟糕的工作场所。中国石油公司一位曾在非洲工作过的高层管理人士表示，他宁愿面对非洲潜在的暴力威胁，也不愿忍受他和家人每天在这里遭受到的歧视。<sup>96</sup>

人们都认为许多中国企业严重腐败，这一印象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不受欢迎的程度，特别是在能源丰富的哈萨克斯坦西部，因为那里的地方官员本来就唯利是图。<sup>97</sup>阿克托比[Aktobe]是距首都阿斯塔纳西北方约 1400 公里的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城市，中国在那里有相当可观的经济投资，当地自然资源也十分丰富，可这些并没有转化为居民手中的财富。受访者没有感受到任何生活改善。相反，他们列举了一个长长的负面影响的清单，其中包括就业机会减少、当地工人的工作条件糟糕又危险、环境破坏造成的健康问题、涉嫌虐待本地工人、不公平的薪酬和流向该地区的经济利益涓滴太过微不足道。<sup>98</sup>

吉尔吉斯斯坦也有类似问题。“中国移民被视为竞争对手，他们勤奋、积极进取，并能在恶劣的环境下生活和工作。人们担心，他们可能分走本已稀缺的劳动力市场的一部份份额，甚至可能掌握一些国家经济行业的控制权”。<sup>99</sup>在塔吉克斯坦

---

<sup>91</sup> 危机组织采访，纳伦州，吉尔吉斯斯坦，2012 年 3 月。例如，一些村民多年来一直在纳伦非法开采黄金。2007 年，一家中国公司的加入使问题变得复杂化。“[非法采矿]让我们独立起来”，一位村民说。“现在我们越来越依赖地方当局，对他们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存在这样一种看法，即无论正确与否，外国投资者“只会带来伤害……他们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他们什么也没给村庄，连一个戈比也没有。”

<sup>92</sup> 近年来，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国企业经常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最近两次发生在 2012 年 9 月和 10 月。“Kyrgyzstan: Chinese respond to latest mine attack”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应对最新的地雷攻击》]，EurasiaNet.org, 2012 年 10 月 30 日。中国人不是受心灰意冷当地居民袭击的唯一受害者：西方和俄罗斯的矿业公司也面临着暴力事件。“Нападения на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до верие инвесторов” [《对吉尔吉斯斯坦外国公司的攻击和投资者的信任问题》]，Azattyq 电台，2012 年 12 月 3 号。

<sup>93</sup> 该评估是基于对 2000 至 2010 年间中亚媒体报道的调查，资料收集由英国广播公司监听部负责。

<sup>94</sup> 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相关简短概述和进一步阅读的链接，见 Niklas Swanström[尼克拉斯·斯万斯特洛姆]，“China and Greater Central Asia: New Frontiers?” [《中国与更大中亚：新前沿阵地？》]，丝绸之路论文，2011 年 12 月，第 15-23 页，www.silkroadstudies.org/new/docs/silkroadpapers/1112Swanstrom.pdf。

<sup>95</sup> 危机组织采访，阿拉木图，2012 年 5 月。

<sup>96</sup> 危机组织采访，阿拉木图，2010 年 7 月，2011 年 10 月。当一个新的中国家庭迁入阿拉木图时，据报警察会经常光顾这家人，试图勒索钱财。

<sup>97</sup> 危机组织采访，阿克托比和阿拉木图，2012 年 4-5 月。

<sup>98</sup> 危机组织采访，阿克托比，2012 年 4 月。

<sup>99</sup> Nargis Kassenova, “China in Central Asia” [《中国在中亚》]，引用如前，第 20 页。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当地政客利用中国劳动力迁移来达到政治目的。民族主义政治团体声称中国劳动力失控，并指责政府将土地和自然资源“给予”或“卖”给中国。哈萨克斯坦政府否认了这

工作的中国工人引发的忧虑相对较少, 上述报告中的数据表明, 那里的中国工人数量在七千到一万之间。<sup>100</sup> 尽管当地居民稍有不安情绪, 但没有引发像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那样的恐惧症。<sup>101</sup> 2007 年南部城市库力博[Kulyob]爆发的当地居民和中国工人之间的暴力事件表明, 矛盾有升级的可能, 但似乎不会蔓延。<sup>102</sup>

在担心国民安全风险和东道国应对不力的情况下, 中国驻外领馆会采取外交干预。例如, 2011 年 8 月, 在吉尔吉斯斯坦纳伦地区的中国金矿上, 发生了三名中国工人遇袭事件, 中国使馆公开表示, 为投资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而担忧。<sup>103</sup>

中国同时还向吉尔吉斯斯坦施压, 阻止其加入俄罗斯领导的关税同盟。尽管王开文大使公开表示, 吉尔吉斯斯坦加入关税同盟将不会影响中吉贸易关系, 但许多中国分析人士私下表示, 王大使已经承认这可能会影响中国商品的出口。<sup>104</sup> 中国在公开声明中仍然非常谨慎, 但随着其经济影响力的增长, 中国会在幕后大力使用外交压力来维护其权利。

然而, 中国似乎没有能力保障其在中亚拥有的实物资产。中国已明确表示, 不会单方面保护境外的重要基础设施。因此, 像土库曼斯坦-中国管道这样的旗舰能源项目可能会成为潜在的攻击目标, 中国出资建设的炼油厂、桥梁、隧道、电力变电站等也存在类似风险。<sup>105</sup>

---

一指控, 并下令总检察长办公室采取行动对付任何继续散布这种谣言的人。几名男子后来被起诉, 并判以较短刑期。危机组织采访, 阿拉木图, 2012 年 5 月; “Прокуратурой Алматы пресечена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Арман, разжиг авшейан тикита йскиен астроения”[《阿拉木图检察官办公室制止极端分子团体——阿尔曼煽动反华情绪的活动》], Centrasia.ru, 2010 年 5 月 17 日。

<sup>100</sup> Nargis Kassenova, “China in Central Asia” [《中国在中亚》], 引用如前, 第 16 页。此前有报道称, 约有 3 万名中国工人参与了塔吉克斯坦的中国项目。“Tajikistan: A Chinese Road to the Future?” [《塔吉克斯坦: 通向未来的中国之路?》], EurasiaNet.org, 2007 年 7 月 31 日。司法部长 Almambet Shykmamatov 说, 吉尔吉斯斯坦约有 9 万名中国移民。“Kyrgyzstan and China strengthen ties” [《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加强关系》], RFE/RL [自由欧洲广播电台], 2012 年 5 月 28 日。根据总部设在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的最近一份报告表明, 截至 2010 年, 哈萨克斯坦大约有 10 万中国移民。“Faith on the Move. The Religious Affiliat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s” [《信仰的迁移: 国际移民的宗教背景》], 全球宗教未来项目, 2012 年 3 月。

<sup>101</sup> 危机组织采访, 杜尚别, 2012 年 8 月。

<sup>102</sup> Asliddin Dostiev, “Tensions over foreign workers in Tajikistan” [《针对塔吉克斯坦外国工人的紧张局势》], 战争与和平报导研究所 (IWPR), 2007 年 11 月 28 日。

<sup>103</sup> 2011 年 8 月 26 日, 约 300 名工人聚集在中国拥有的 Solton Sory 金矿门前, 指责该项目无视环保标准, 以及吉尔吉斯工人的糟糕待遇。他们殴打了 3 名中国工人和 3 名试图保护中国工人的警察。“Kyrgyzstan: Bishkek missing out on gold bonanza” [《吉尔吉斯斯坦: 比什凯克错过了黄金富矿》], EurasiaNet.org, 2011 年 9 月 12 日。

<sup>104</sup> 李立凡 [Li Lifan] 和 Raffaello Pantucci, “Decision time for Central Asia: Russia or China?” [《中亚的抉择关口: 俄罗斯或中国?》], openDemocracy.net, 2013 年 1 月 24 日。他在一次国际科学会议上的谈话, “The State of Kyrgyz and Chinese Relations and Prospects for Developing Them” [《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的关系以及发展前景》], 2012 年 1 月 12 日。“Chinese envoy concerned over Kyrgyz plans join Russia-led Customs Union” [《中国特使对吉尔吉斯斯坦打算加入俄罗斯主导的关税同盟表示关注》], Kyrgyz Telegraph Agency [吉尔吉斯共和国通讯社], 2012 年 1 月 12 日。危机组织采访, 上海, 2010 年 8 月。

<sup>105</sup> “Pipeline sabotage is terrorist’s weapon of choice” [《恐怖分子选择的武器是破坏输油管道》], Institute of Analysis of Global Security [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 2005 年 3 月 28 日。

## IV. 安全局势

### A. 地区挑战

中国官员声称, 中亚在其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中占据着核心位置。<sup>106</sup> 许多中国学者认为, 中亚最严重的长期安全性问题是来自政权内部的动荡及其影响。<sup>107</sup> 然而, 他们又补充道, 更令人忧虑的是美国/北约军队 2014 年的阿富汗撤军 (因为阿富汗地理位置临近中亚), 会导致该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的增加。<sup>108</sup>

中国分析人士称, 中国将向上海合作组织投入更多的安全资源, 并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他们还列举了军事演习和训练作为与中亚国家加强军事合作的证据。<sup>109</sup> 在 2012 年 6 月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北京峰会上签署的声明, 预示着中国希望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在区域安全中的作用, 以应对中亚地区所面临的复杂变幻局势。<sup>110</sup> 胡锦涛主席在峰会上致开幕词时, 呼吁将上海合作组织建设成为一个能保证地区安全的强有力机构。许多中国分析人士却认为, 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来改善地区安全“不太容易”。<sup>111</sup> 有些人认为, 尽管最近中国做出的安全和政治行动表明它愿意在该地区发挥更大作用, 但中国尚未形成关于阿富汗的明确战略。<sup>112</sup>

上海合作组织在 2010 年吉尔吉斯斯坦动乱中的无所作为突出表明了它在应对影响地区稳定的威胁时的局限性。<sup>113</sup> 不干涉内政的承诺阻碍中国发挥任何军事作用。<sup>114</sup> 中国分析人士们意识到, 上海合作组织的缺乏行动力暴露了它在维护地区稳定时的局限性, 但他们也指出, “即便达不到预期”, 中国仍认为它是能进行安全合作的唯一组织。<sup>115</sup>

中国的分析人士们担心阿富汗会成为新疆分裂主义分子的基地。<sup>116</sup> 这使得中国开始考虑与塔利班的部分派系展开接触, 一位分析人士将塔利班称为“一种政治力量, 而不仅仅是一个恐怖组织”。<sup>117</sup> 也有很多人担心伊斯兰极端组织会扩张到中

<sup>106</sup> 危机组织采访, 北京, 2010 年 11 月, 2012 年 6 月。当谈到两者关系时, 一位外交部官员使用了曾用来分别描述中国与越南和中国与朝鲜关系的词语——“唇齿相依”。

<sup>107</sup> 根据一位中国政府的分析人士看来, “中亚的冲突可能演变成中东那样。目前, 情况还没有那么糟, 这是因为所有国家仍处于转型的早期阶段, 但一旦过渡完成, 大家都各就各位后, 将爆发领土争端和资源冲突。这将对中国的边境安全、能源与贸易通道安全, 及其周边安全环境都产生巨大影响”。危机组织采访, 北京, 2010 年 4 月。

<sup>108</sup> 危机组织采访, 北京, 上海, 2012 年 6 月。

<sup>109</sup> 危机组织采访, 北京, 上海, 2012 年 6 月, 11 月。

<sup>110</sup> 该声明旨在“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政治和外交手段的相关规定, 以及强化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反应机制”。危机组织采访, 上海, 2012 年 6 月。“上海合作组织北京峰会闭幕”, Xinhua[新华网], 2012 年 6 月 17 号。

<sup>111</sup> “SCO Summit opens in Beijing”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京开幕], 新闻稿, 中国外交部, 2012 年 6 月 7 日。危机组织采访, 上海, 2012 年 6 月。乌兹别克斯坦人在军事问题上一直很难打交道, 而土库曼斯坦人则完全拒绝合作。

<sup>112</sup> 危机组织采访, 北京, 2012 年 6 月。Andrew Small, “China’s Afghan Moment” [《中国的阿富汗时刻》], *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 (在线), 2012 年 10 月 3 日。

<sup>113</sup> Sheng Zhiliang,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全面了解》], 引用如前。

<sup>114</sup> 危机组织电话采访, 北京, 2010 年 7 月。

<sup>115</sup> 危机组织采访, 上海, 2012 年 11 月。Chen Yurong, “SCO Model and Public Trust” [《上海合作组织模式和公众信心》], 中国社科院会议, 北京, 2010 年 11 月 4-5 日。

<sup>116</sup> 危机组织采访, 北京, 上海, 2012 年 6 月。

<sup>117</sup> 据一位有影响力的学者称, “虽然中国人对塔利班与维吾尔分裂主义集团——“东突”组织之间的密切关系深表不满, 但仍与塔利班谨慎地打交道, 试图避免直接冲突”。Zhao Huasheng [赵华胜], “China and Afghanistan: China’s interests, stances and perspectives” [《中国和阿富汗: 中国的利益、立场和观点》],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2012 年 3 月, 第 1 页。另请参见: 朱跃, 《阿富汗战争对我国安全环境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2 年 5 月。上文引述的分析家又补充说, 塔利班将是一个长期的区域问题。危机组织采访, 上海, 2012 年 6 月。

亚地区；<sup>118</sup> 有人称，美国和北约的无功而退“对阿富汗来说是一个大问题，甚至对新疆也是大问题”。许多人也同样强调了巴基斯坦在中国阿富汗战略中发挥的核心作用，有人形容“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利益也将是中国的利益”。<sup>119</sup>

北京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来应对来自阿富汗的安全威胁：与喀布尔建立双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展开多边合作。<sup>120</sup> 2011 年，中国发起了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三边框架协议，寄希望于调解两者之间的冲突。<sup>121</sup> 2013 年 1 月，中国还针对阿富汗问题启动了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协商项目，中国同时显然还在考虑另一个三边框架合作项目（阿富汗-印度或阿富汗-俄罗斯）。<sup>122</sup> 在 2012 年 6 月上海合作组织北京峰会上，阿富汗受邀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会。6 月，通过将阿富汗的关系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同时也双重投保了其自身的多边战略。9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安全总负责人周永康访问喀布尔，这一迹象显然表明中国不愿意继续在中亚无所作为。在讨论了反恐和边境安全之后，周永康宣布中阿达成协议，将由中方负责 300 名阿富汗警察的培训、资金和装备。<sup>123</sup> 虽然该举动引人注目，但还不足以表明，中国已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将在阿富汗安全上发挥的作用。

中国已经处理了许多紧迫的安全问题，包括边界划分、引渡维吾尔人，以及关闭民间社会团体，<sup>124</sup> 但地区动荡的日益加剧一直威胁着中国的国内安全。<sup>125</sup> 中国

<sup>118</sup> 一位分析家特别强调，中亚最大的恐怖威胁来自费尔干纳盆地，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那里民族成分复杂，贫困程度较高。他补充说：“如果乌兹别克斯坦保持稳定，则中亚地区的总体形势也将会是稳定的”。危机组织采访，北京，2012 年 6 月。

<sup>119</sup> 危机组织采访，北京，2012 年 6 月。

<sup>120</sup> 危机组织采访，上海，2012 年 6 月。2012 年 6 月，阿富汗被授予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身份。

<sup>121</sup> 《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在伊斯兰堡举行第二轮三方对话》，People's Daily[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30 日。Zhao Gancheng, “Afghan War” [《阿富汗战争》]，引用如前。Andrew Small, “China’s Afghan Moment” [《中国的阿富汗时刻》]，引用如前。

<sup>122</sup> “Pak-China Afghanistan consultations begin” [《中巴展开阿富汗磋商》]，The Nation [《国家》]，2013 年 1 月 24 日。Zhao Gancheng, “Afghan War” [《阿富汗战争》]，引用如前。

<sup>123</sup> “China, Russia welcome Afghanistan as SCO observer” [《中国、俄罗斯欢迎阿富汗成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Xinhua[新华社]，2012 年 6 月 6 日。“China, Afghanistan decide to establish strategic partnership” [《中国，阿富汗决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Xinhua[新华社]，2012 年 6 月 8 日。“Top Chinese security official makes surprise visit to Afghanistan” [《中国最高级安保官员突访阿富汗》]，Xinhua[新华社]，2012 年 9 月 23 日。

<sup>124</sup>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成功完成共同边界的划界工作后，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对中国格外随和。一位哈萨克政治专家说，中国清楚哈萨克斯坦在维吾尔人问题上的忠诚度。他说，尽管哈萨克斯坦的大多数维吾尔人已经融入当地，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但难民与维吾尔维权人士的安全服务之间合作非常广泛。“这不是秘密，哈萨克斯坦的一些维吾尔人经常被骚扰，而过去甚至曾有维吾尔人权活动家被谋杀”。他指的是被暗杀的著名活动家：Dilbirim Samasakova，他的尸体在 2001 年 6 月在阿拉木图附近被发现。随着双边经济关系的加强，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族媒体被勒令关闭。阿拉木图的一个维吾尔族文化学院被迫与另一组织合并，绝大部分员工失去了工作。危机组织采访，阿拉木图，2012 年 5 月。“China’s Uighur Problem: One Man’s Ordeal Echoes the Plight of a People” [《中国的维吾尔问题：一个人的苦难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困境》]，Time [《时代》]，2011 年 7 月 28 日。国际特赦组织，《哈萨克斯坦国家报告》，2001 年 1-12 月，危机组织电话采访，北京，2010 年 7 月。

<sup>125</sup> 危机组织采访，北京，2010 年 4 月。

不希望被人视为自己放弃了不干涉内政的表象,<sup>126</sup>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认为,中国需要更密切地关注阿富汗以及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sup>127</sup>

该地区经济犯罪的主体是贩毒。北上过境的阿富汗毒品交易量仍然强劲,而且利润可观。腐败官员联合执法部门协助完成毒品交易,地区精英重要成员也从中收益丰厚。<sup>128</sup>上海合作组织已经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但同其他任何国际组织一样,在减少或杜绝毒品交易上也毫无进展。

中国是被迫卷入打击中亚毒品的行动中的,而且在犯罪团伙的壮大和吸毒成瘾的泛滥方面,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在新疆这样的西部地区。<sup>129</sup>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解决区域贩毒的首选机制;中国将该组织描述为“解决区域禁毒问题的关键支撑平台”。<sup>130</sup>俄罗斯也提议,将上海合作组织的地区反恐机构(RATS)扩大到包括毒品犯罪。<sup>131</sup>但是,中国在帮助中亚国家提高自身的搜毒能力上付出甚微。<sup>132</sup>中国很可能会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继续寻求打击贩毒的合作,但除非廉价鸦片在该地区泛滥成灾,或阿富汗-中亚犯罪网络及相关极端主义组织与中国西北部的分裂分子建立联系,否则中国可能不会在区域行动中作出重大贡献。<sup>133</sup>

## B. 军事与安全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目标包括区域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sup>134</sup>上海合作组织提出年度“和平使命”——针对“协助消除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等‘三股邪恶势力’,促进地区安全和深化上海合作组织范围内合作”的军事演习。<sup>135</sup>中国与

---

<sup>126</sup> 长期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关键主题一直是强调主权独立和不干涉内政,这也是出于自身核心利益的考虑,最近国务院公布了相关核心利益的内容:“国家主权、国防安全、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建立在宪法基础上的政治制度,社会大局稳定,确保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中国的和平发展》],国务院信息办,2011年9月,[http://english.gov.cn/official/2011-09/06/content\\_1941354.htm](http://english.gov.cn/official/2011-09/06/content_1941354.htm)。

<sup>127</sup> 一位分析人士说,“我们必须提醒政府,阿富汗不在非洲,它就在我们身边”。危机组织采访,北京,2012年6月。

<sup>128</sup> “Opiate Flows Through Norther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A Threat Assessment”[《鸦片进入阿富汗北部和中亚:威胁评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2年5月,第85-90页。

<sup>129</sup> 2008年,海关总署办公厅主任刘广平警告说,“金新月”(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已超过“金三角”(缅甸、老挝、泰国)成为“流入中国毒品的最大来源”。“China to intensify scrutiny over drugs during olympics”[《奥运期间中国严格稽查毒品》],*China Daily*[《中国日报》],2008年6月24日,《中亚毒品问题的国际化及其对我国稳定的影响》,中国社科院,2010年2月,<http://euroasia.cass.cn/news/405832.htm>。

<sup>130</sup> “SCO member states to strengthen drug control”[《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加强对毒品的管制》],Xinhua[新华网],2012年4月3日。

<sup>131</sup> 总统普京,上海合作组织会议致辞,北京,2012年6月,<http://eng.special.kremlin.ru/transcripts/3979>。

<sup>132</sup> 上海合作组织最新毒品控制战略(2011-2016年)表明,中国将培养141名毒品监控警卫。“SCO member states to strengthen drug control”[《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加强毒品管制》],Xinhua[新华社],2012年4月3日。

<sup>133</sup> 对塔利班向新疆志同道合的组织或分裂分子提供资金或培训,中国是知情的,也对此非常担忧。危机组织采访,北京,2012年6月。

<sup>134</sup> 官方网站声明:“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关系;促进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以及教育、能源、交通、旅游、环保等领域的有效合作;共同维护和确保该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为建设一个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www.sectco.org](http://www.sectco.org)。

<sup>135</sup> “Peace Mission 2010 staged to fight terror”[《启动2010年反恐和平使命行动》],Xinhua[新华社],2010年9月11日。各项反恐培训计划和演习已经展开;为了帮助中亚各国保护自己免受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威胁,也展开了军事交流和情报联系。“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 Central Asian Perspective”[《上海合作组织:中亚视角》],Stockholm Interna-

中亚的军事合作主要集中于双边或多边联合训练演习。2002 年,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了第一次双边演习, 在 2002 年至 2010 年间, 中国与其他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一起组织了二十多次双边和多边演习。第一次多边演习于 2003 年 8 月在哈萨克斯坦东部举行, 除乌兹别克斯坦外所有成员国全部参加。<sup>136</sup> 此后, 几乎每年都举行演习, 但规模没有显著扩大。<sup>137</sup> 参演部队通常模拟恐怖袭击事件, 并模拟夺回村庄, 打击大规模骚乱, 或者是较为罕见的情况——国家颠覆。<sup>138</sup>

西方分析人士认为, 这些军演突出了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联系, 并体现了中国对他们安全问题的尊重, 同时也检测并演示了中国军队自身的实力, 并且观察到了其他军队的战术和使用的设备。由于相对缺乏操作经验, 中国从军演中的受益实际上比俄罗斯要多的多。<sup>139</sup> 然而, 北京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对中亚施以的军事援助较为有限, 而且主要是针对像哈萨克斯坦这样的主要区域贸易伙伴, 后者希望免费接收中国军队现代化过程中所淘汰的军事资产。2007 年哈萨克军事准则特别重视这种双边关系。<sup>140</sup>

中国对其他中亚国家的援助通常更为可观。2007 年, 中国向土库曼军队赠送了精密设备和制服, 并提供了 300 万美元的军需贷款。<sup>141</sup> 根据 2002 年与比什凯克签订的协议, 中国将价值约 120 万美元的车辆、通讯设备和制服赠予吉尔吉斯斯坦, 并在 2008 年 8 月向吉尔吉斯边境服务机构提供了价值约 70 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在 1993 年至 2008 年间, 中国向塔吉克斯坦提供了 1500 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乌兹别克斯坦是第一个得到中国武器的中亚国家——2000 年得到狙击步枪, 两国在 2009 年达成了 370 万美元的协议, 由中国出资向乌兹别克斯坦边境口岸提供移动扫描系统。<sup>142</sup>

俄罗斯继续扩张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影响力, 但对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的意图已经越来越不信任。<sup>143</sup> 中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一位中国分析人士指出: “俄罗斯

---

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项目报告, 2006 年 8 月。

<sup>136</sup> Sebastien Peyrouse, “Militar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Breakthrough, Limits, and Prospects” [《中国与中亚的军事合作: 突破、局限与展望》],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詹姆斯敦基金会], 中国简报, 第 10 卷, 第 5 期, 2010 年 3 月 5 日。

<sup>137</sup> 例如, 2012 年 6 月 8-14 日在塔吉克斯坦举行的联合军演是 2003 年以来上海合作组织举办的规模最小的和平使命联合军演。见: Alexander Sodiqov, “SCO Peace Mission 2012: Lessons for Tajikistan” [《2012 年上海合作组织和平使命: 塔吉克斯坦的经验教训》],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CACI) [中亚-高加索研究所] 分析家, 2012 年 6 月 27 日。

<sup>138</sup> Marcel de Haas[马塞尔·德哈斯], “The ‘Peace Mission 2007’ Exercise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Advances” [《2007 年的和平使命军演: 上海合作组织取得进展》], Defence Academy of the United Kingdom[英国国防学院], Advanced Research and Assessment Group[高级研究与评估组], 中亚系列, 07/28, 2007 年 9 月。Alexander Cooley[亚历山大·库利], “The Kyrgyz Crisis and the Political Logic of Central Asia’s Weak Regional Security Organizations” [《吉尔吉斯斯坦危机与中亚薄弱的区域安全组织的政治逻辑》], PONARS 第 140 号 欧 亚 政 策 备 忘 录 , 2011 年 5 月 , [www.gwu.edu/~ieresgwu/assets/docs/ponars/pepm\\_140.pdf](http://www.gwu.edu/~ieresgwu/assets/docs/ponars/pepm_140.pdf)。

<sup>139</sup> Linda Jakobsen[琳达·雅各布森]等, “China’s Energy and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Russia” [《中国的能源及与俄罗斯的安全关系》],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第 29 号政策文件。2011 年 10 月。

<sup>140</sup> Sebastien Peyrouse, “Military Cooperation” [《军事合作》], 引用如前。

<sup>141</sup> 这是距土库曼斯坦开始向中国提供天然气后不到一年的时间。

<sup>142</sup> Sebastien Peyrouse, “Military Cooperation” [《军事合作》], 引用如前。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根据 2012 年 2 月公布的美国 2013 财年预算, 美国分别提供给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对外军事援助基金现在价值为 150 万美元; 给哈萨克斯坦的军事援助价值 180 万美元, 给土库曼斯坦的价值 685,000 美元。2012 年, 乌兹别克斯坦只得到了 10 万美元。Joshua Kucera, “Uzbekistan achieves U.S. military aid parity with neighbours” [《乌兹别克斯坦与邻国得到的美国军事援助持平》], EurasiaNet.org, 2012 年 2 月 13 日。

<sup>143</sup> 危机组织电话采访, 北京, 2010 年 7 月。

试图排挤上海合作组织, 同时支持与之竞争的组织”。<sup>144</sup>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CSTO)<sup>145</sup> 是俄罗斯首选的地区军事组织, 俄罗斯政府通过它向中亚各国政府以优惠的关税出售武器。自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在中亚军售上拥有近乎垄断的地位, 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也将继续保持这一地位。然而, 该地区严重的军事失衡直接决定了各国受到的不同待遇。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国力太弱, 不能从俄罗斯购买或免费接收武器, 交换使用前苏联生产设施或基地安排的频率也不能太高。<sup>146</sup>

过去十年间, 俄罗斯也是中国的重要武器供应商。<sup>147</sup> 中国向其购买如飞机发动机和航母部件等硬件。中国在军事投资方面投入巨大。<sup>148</sup> 自 1991 年以来, 中国在军事原则和战略方面进行了系统改造, 最近所进行的系统改造的部分原因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sup>149</sup> 中国的年度国防开支从 2000 年的 330 亿美元增加到 2011 年的 1290 亿美元 (估算)。<sup>150</sup> 如果按这个增长速度持续下去, 中国到 2035 年国防开支就可能超过美国。<sup>151</sup> 俄罗斯的军费开支也在增加, 2011 年约为 640 亿美元, 比 2010 年增加了 50 亿美元。<sup>152</sup>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安全和军事问题

<sup>144</sup> 危机组织采访, 上海, 2012 年 9 月。

<sup>145</sup>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立于 1992 年, 即苏联解体后一年。目前的成员包括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

<sup>146</sup> 危机组织电话采访时,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分析家, 2012 年 8 月。

<sup>147</sup> 2004 年至 2008 年间, 俄罗斯武器出口中 71% 流向亚洲 (中国占 42%)。Paul Holtom [保罗·霍尔特姆], “Arms Transfers to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欧洲和中亚的武器转让》],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背景文件, 2010 年 2 月。然而, 最近几年对中国的武器销量已大幅下降。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显示, 自 2007 年以来的大幅下降可以解释为若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俄罗斯正日益关注中国仿制其武器技术的大量报道, 因而对继续向中国销售重要战略军事装备有所保留。据报道, 中国曾试图仿制一些大炮和飞机。危机组织电话采访,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分析家, 2012 年 8 月。中国自行生产武器量的增加也导致了向中国向俄罗斯购买武器量的减少。有关中国是否可以以及何时能够挑战俄罗斯在武器转让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仍有待观察。危机组织电话采访,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分析家, 2012 年 8 月。

<sup>148</sup> 中国领导人将 21 世纪的头二十年看做是“战略机遇窗口期”。他们认为, 总体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中国专注于国内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而军队现代化建设又是国内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2” [《201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和安全发展》], 国会年度报告, 美国国防部, 2012 年 5 月。另请参见“China’s Military Power: Shadow over Central Asia” [《中国军事实力: 给中亚投下阴影》], Lexington Institute [列克星敦研究所], 2006 年 8 月。

<sup>149</sup> Stephen Blank [斯蒂芬·布兰克], “The Central Asian Dimension of Chinese Military Strategy” [《中国军事战略的中亚维度》],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詹姆斯敦基金会], 中国简报, 第 4 卷, 第 10 期。

<sup>150</sup> “The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China)”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费数据库 (中国)》], SIPRI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up>151</sup> “The dragon’s new teeth” [《巨龙的新齿》], *The Economist* [《经济学人》], 2012 年 4 月 7 日。然而, 2011 年美国国防开支占世界总量的 41%, 而中国和俄罗斯分别占 8.2% 和 4.1%。2011 年美国国防开支为 7110 亿美元, 同 2010 年的 6980 亿美元相比, (扣除物价上涨等因素后) 实际下降 1.2%, 这是美国国防开支自 1998 年以来首次下降。英国和德国计划到 2015 年分别削减国防开支的 7.5% 和 10%。见: “Recent trends in military expenditure” [《最近军费开支的趋势》], SIPRI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MILEX/resultoutput/trends](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MILEX/resultoutput/trends)。

<sup>152</sup> 对比可见, 2000 年俄罗斯国防开支约为 290 亿美元。“The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Russia)”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费数据库 (俄罗斯)》], SIPRI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http://milexdata.sipri.org/result.php4>。另见, “Military spending: how much does the military cost each country, listed” [《军费开支: 每个国家的军事费用清单》], *The Guardian* [《卫报》], 2012 年 4 月 17 号。2012 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前夕, 普京承诺自即日起到 2022 年, 将投入总额约 7750 亿美元的国防开支。“Putin promises Russian military buildup” [《普京承诺加强俄罗斯军事建设》], *The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 2012 年 2 月 20 日。

上多依赖俄罗斯，没有对在多边框架之外更多发挥自身作用而立即表现出太多兴趣。<sup>153</sup>

地区反恐机构（RATS）创建于 2002 年，总部设在塔什干，“旨在协助...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sup>154</sup> 作为一个信息交流中心，它协助上海合作组织举办各种联合反恐演习和起草反恐法律文件。<sup>155</sup> 该组织的主要成果是建立了一个恐怖主义分子、分裂主义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嫌疑人及其网络和资金来源的数据库。所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都被邀分享有关涉嫌个人和组织的情报。2010 年 4 月，该数据库共包括据称涉嫌极端主义的 42 个组织和 1100 名个人。<sup>156</sup> 地区反恐机构还编制了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所关注的嫌疑人黑名单。由于公共信息有限，因此很难评估并监督该组织的活动。<sup>157</sup> 2009 年 6 月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反恐公约》是份列出了机构权力范围的关键法律文件，并使其工作更加不透明，但它建立起了一个超国家的法律框架，以取代国内的法律制度和保障措施。<sup>158</sup>

地区反恐机构缺乏透明度这一点受到了广泛关注。它的数据库和黑名单尽管与联合国系统的反恐黑名单类似，但却是依据上海合作组织根据三股邪恶势力来定义犯罪的原则而编制的。为了防止滥用情报，联合国落实了某些人权保障措施。<sup>159</sup> 上海合作组织的人权保障措施还未到位。<sup>160</sup> 考虑到所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恶劣的人权记录，武断地任意采取安保行动的风险相当高。

从表面上看，上海合作组织似乎是邻国之间经济建设，并确保内部稳定和边境安全的多边伙伴关系。通俗地说，哈萨克斯坦在经济发达和政治稳定方面在该地区

<sup>153</sup> 一位中国分析家承认与俄罗斯存在竞争，但仍表示，北京更倾向于搁置争议。危机组织采访，上海，2010 年 9 月。

<sup>154</sup>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就地区反恐机构所达成的协议第三条，2002 年 6 月 7 日，国际人权联合会（FIDH）来自俄罗斯的非官方翻译，见：[www.ecrats.com / ru/normative\\_documents/1557](http://www.ecrats.com/ru/normative_documents/1557)。

<sup>155</sup> Alyson J.K. Bailes, Pal Dunay, Pan Guang 和 Mikhail Troitskiy[阿利森·J.K.·贝尔斯，保罗·杜内，潘光和米哈伊尔·特罗伊茨基]，“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上海合作组织》]，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第 17 号政策文件。2007 年 5 月，第 24 页。

<sup>156</sup> “Counter-Terrorism and Human Rights: The Impact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反恐主义和人权：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A Human Rights in China white paper [《中国人权白皮书》]，2011 年 3 月，第 86 页。

<sup>157</sup> “数据库中的信息分为机密和非机密两类。机密信息只应提供给签署了《地区反恐机构机密信息保密协议》的成员国，2004 年 6 月 17 日。数据库的结构、处理非机密信息的程序，以及获取这些信息的途径，都应由地区反恐机构委员会决定。有关数据库中信息的技术保护相关问题，则应根据另一个独立的协议来管理”。Соглашение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 членами ШОС о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анти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е [《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数据库协议》]，2002 年 6 月 7 日，附录 A，“Key Normative Document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上海合作组织关键规范性文件]，国际人权联合会翻译，引用如前。

<sup>158</sup> Alexander Cooley[亚历山大·库利]，《Great Games, Local Rules: The New Great Power Contest in Central Asia》[《伟大游戏，本地规则：中亚地区新超级势力的较量》]（牛津，2012 年）。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合作组织 2009 年的《反恐公约》“允许成员国之间快速移交被判刑人员”，因而规避了其国内法律和按照国际法必须遵循的义务。该公约还要求成员国“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触犯本公约的人取得难民身份或获取相应文件”（第 23 条）。因此，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公民无法因政治、宗教或种族原因从其他成员国那里获得保护以免受迫害。另请参阅：“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A Vehicle for Human Rights Violations”[《上海合作组织：侵犯人权行为的工具》]，FIDH[国际人权联合会]，2012 年 9 月。

<sup>159</sup> “Compilation of good practices on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measures that ensure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by intelligence agencies while countering terrorism”[《反恐情报机构的法律和机构框架行为规范以及尊重人权的保障措施汇编》]，A/HRC/14/46，2010 年 5 月 17 日。

<sup>160</sup> 被告的权利通常受国内法律保护，保护的程度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却有所不同。然而，在缺乏国际公认规范来监督黑名单和数据库的使用情况下，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法律文件和协议优先于本国法律框架的作法是令人堪忧的。



结构中排名第三, 仅次于中国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精英赞赏中国经常有效地使用软实力, 而没有在分歧初现端倪时就大肆动作, 不像俄罗斯, 经常对中亚国家采用高压手段任意而为。<sup>161</sup>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被俄罗斯无法与之抗衡的中国大手笔投资方案和优惠贷款所诱惑。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和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另一个好处是中国利用其经济地位和联合国安理会席位所给予的相当大的政治支持。然而, 在实际应用中, 上海合作组织自身有很多缺陷。

### C. 中国安全政策的局限

2012 年 6 月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第十二届北京峰会, 就非军事措施和机制达成了共识, 目的是为了“对威胁到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局势做出反应”。其中包括安全和军事机构之间有关信息和经验的深度交流计划。<sup>162</sup> 然而上海合作组织在落实具体细节上力度不够。<sup>163</sup> 据一位中国分析人士称, 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取得了“象征性的进展”, 然而, 添加新的观察员国或对话伙伴似乎相对容易, 而就更广泛议题达成共识和深化合作则实属不易。<sup>164</sup>

位哈萨克外交政策专家认为, 安全领域的合作潜力在很大程度上被高估了, 因为相关预期的建立是以北约为参照的。他认为, 上海合作组织在 2001 年之前发挥的作用更为有效, 当时它的前身——上海五国论坛的成员国在如共同边界的划定和标定等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了成功。<sup>165</sup> 最近有一份报告认为, 上海合作组织在打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语言表述与行使集体行动(或至少是一致性行动)的实际机制之间差距甚远。上海合作组织目前尚无明确的军事结构, 任何多边安全组成部分仍在“萌芽”状态。<sup>166</sup> 达成共识的原则不一, 再加上长期的地区分裂, 这些都严重阻碍了上海合作组织的集体行动。大多数中国分析人士私下认识到了这一局限性, 但考虑到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约束作用, 他们仍持乐观态度。<sup>167</sup> 虽然一些中国学者认为, 2010 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的倒台对本地区的稳定构成了威胁, 但他们也承认, “我们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否则会被视为干涉内政”。

<sup>168</sup>

<sup>161</sup> 哈萨克斯坦认为, 中国把上海合作组织作为“较文明地向西方经济和政治进行扩张的途径”。危机组织采访, 阿拉木图, 2012 年 5 月。

<sup>162</sup>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 [上海竞争组织], *Kommersant* [《生意人》], 2012 年 6 月 6 日,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разрывается между организаторами” [《上海合作组织发起人之间产生分歧》], *Kommersant* [《生意人》], 2012 年 6 月 7 日。

<sup>163</sup> 至少在公开场合, 较少有人会提及各成员国自身的弱点。美国国务院也表示, 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和活动尚不确定。参见, 例如,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and the Future of Central Asia” [《上海合作组织和中亚的未来》], 演讲, Evan A. Feigenbaum, 副助理国务卿(南亚和中亚事务), 尼克松中心, 2007 年 9 月 6 日; 另见, Julie Boland, “Ten Year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 Lost Decade? A Partner for the U.S.?” [《上海合作组织的十年: 失落的十年? 美国的合作伙伴?》], 21st Century Defence Initiative [21 世纪防御计划], 政策文件, Brookings Institution [布鲁金斯学会], 2011 年 6 月 20 日。

<sup>164</sup> 危机组织采访, 北京, 2012 年 6 月。

<sup>165</sup> 危机组织采访, 智囊团研究员, 阿拉木图, 2012 年 5 月。

<sup>166</sup> 它列举了以下几项主要缺陷: 缺乏积极长期的目标, 缺乏明确的优先权定义, 并拒绝讨论各成员国在优先权上的分歧。Sebastien Peyrouse 等,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pproaches to Central Asia – the EU compared to China and Russia” [《中亚安全和发展方法: 欧盟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对比如》], 欧洲-中亚监控 (EUCAM), 工作文件, 2012 年 5 月 11 日。

<sup>167</sup> 在最近一次会议上, 一位中国学者说: “一些成员国的国内危机、阿富汗冲突和最近中东动荡局势的负面影响, 促使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达成共识,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和反恐合作创造条件”。Pan Guang [潘光],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美国研究所会议, 上海, 2012 年 11 月 14-15 日。

<sup>168</sup> 危机组织采访, 上海, 2010 年 9 月。

俄罗斯与中国的竞争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莫斯科利用上海合作组织这个论坛,“就叙利亚和导弹防御等问题强烈抨击西方国家和北约”。<sup>169</sup>但它也抓住一切机会阻挠中国扩展其地区影响力的任何提议。<sup>170</sup>中国主要将上海合作组织当做自己双边经济举措的多边论坛。<sup>171</sup>在 2012 年峰会期间,俄罗斯颇具影响力的商业日报《生意人报》(*Kommersant*)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声称合作卓有成效,但实际上已经分裂成由俄罗斯和中国分别主导的争锋相对的“利益团体”。<sup>172</sup>由于组织内部对争端的潜在风险深恶痛绝,像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水资源问题等地区争端并没有得到解决。<sup>173</sup>上海合作组织还用简洁的联合声明掩饰成员国之间的严重分歧。

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安全倡议的最突出举措——联合军事演习也是这样的一个例证。最近一次军演于 2012 年 6 月在塔吉克斯坦举行,是自 2003 年以来规模最小的一次,<sup>174</sup>主要测试和加强联合能力,以应对山区中的恐怖主义威胁。<sup>175</sup>上海合作组织在公开场合被人们誉为是成功的,但其内部分歧却相当惊人。自 2007 年就没有参与过组织活动的乌兹别克斯坦拒绝允许哈萨克军队从其领土过境。上海合作组织对此束手无策,而哈萨克军队只得绕道吉尔吉斯斯坦。<sup>176</sup>塔吉克斯坦 2010 年的拉什特事件和 2012 年的戈尔诺-巴达赫尚事件的经验也表明,安全危机事件的演变通常过于迅速,而像上海合作组织这样一个“冲突四起的多边组织”往来自不及作出有效应对。<sup>177</sup>

尽管上节描述了中国军队取得的进步,但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中国国防工业仍然是“一盘散沙、效率低下,并且过度依赖从俄罗斯进口的高科技”。<sup>178</sup>军队缺

<sup>169</sup> Alexander Cooley[亚历山大·库利],“In Central Asia”[《在中亚》], 引用如前。

<sup>170</sup> 在 2012 年的首脑会议上,讨论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下建立区域开发银行和成员之间的自由贸易区。“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上海竞争组织], *Kommersant*[《生意人》], 2012 年 6 月 6 日。

<sup>171</sup> Alexander Cooley[亚历山大·库利],“In Central Asia”[《在中亚》], 引用如前。

<sup>172</sup>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разрывается между организаторами”[《上海合作组织发起人之间产生分歧》], *Kommersant*[《生意人》], 2012 年 6 月 7 日。

<sup>173</sup> 请参阅,例如: Alexander Sodiqov, “SCO Peace Mission 2012”[《上海合作组织 2012 年和平使命》], 引用如前。

<sup>174</sup> 来自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的约 2000 名士兵阻止乌兹别克斯坦的加入,与此相比,2005 年约有近 10000 名士兵,同上。另见 Roger McDermott[罗杰·麦克德莫特],“Uzbekistan Snubs SCO Peace Mission 2012”[《上海合作组织 2012 年和平使命遭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冷遇》],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詹姆斯通基金会], *Eurasia Daily Monitor*[《欧亚每日观察》], 第 9 卷, 第 116 期

<sup>175</sup> 中国派遣了一个机动步兵连和炮兵部队,俄罗斯从塔吉克斯坦的基地派遣了约 350 名步兵、装甲运兵车和坦克,并从吉尔吉斯斯坦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基地派遣了对地歼击机。哈萨克斯坦派出一支空中突击大队、战斗机、战斗直升机和装甲运兵车;吉尔吉斯斯坦派出一支特种部队和山地作战部队;塔吉克斯坦派出一支空中突击分队和一支摩托化步兵营,并配有坦克、军用运输直升机和紧急事务人员。Alexander Sodiqov, “SCO Peace Mission 2012”[《上海合作组织 2012 年和平使命》], 引用如前。

<sup>176</sup> Joshua Kucera, “Uzbekistan blocks Kazakhstan’s military from SCO exercises”[《乌兹别克斯坦阻止哈萨克斯坦军队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军演》], *EurasiaNet.org*, 2012 年 6 月 14 日。这被认为部分是由于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在建设罗贡水电站项目上的争议。Roger McDermott[罗杰·麦克德莫特], “Uzbekistan Snubs SCO Peace Mission 2012”[《上海合作组织 2012 年和平使命在乌兹别克斯坦遭冷遇》],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詹姆斯通基金会], *Eurasia Daily Monitor*[《欧亚大陆每日观察》], 第 9 卷, 第 116 期。

<sup>177</sup> 见: Alexander Sodiqov, “SCO Peace Mission 2012”[《上海合作组织 2012 年和平使命》], 引用如前。

<sup>178</sup> “The dragon’s new teeth”[《巨龙的新齿》], *The Economist*[《经济学人》], 2012 年 4 月 7 日。

乏实战经验。<sup>179</sup> 尽管中国毫无疑问已经对中亚的突发事件和可能对新疆造成的影响有所准备,<sup>180</sup> 但很明显并不打算参与任何境外军事行动。俄罗斯也对中亚问题三缄其口。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的 2010 年政变和大屠杀中也明显地无所作为。<sup>181</sup>

中亚地区的严重不稳定使中国陷入两难境地, 尤其是考虑到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中存在的缺陷。中国分析人士明确表示, 中国领导层坚决反对军事干预, 否则将意味着放弃其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核心外交原则, 而且中国也缺乏必要的军事能力。<sup>182</sup>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对利比亚的干预授权表决中投弃权票的负面政治效果是, 中国进一步巩固了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决心, 尤其是在军事干预有可能会导政改的情况下。<sup>183</sup> 如果一场严重危机降临中亚, 中国在表示支持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回应可能相当有限。

---

<sup>179</sup> 中国最近一次真正的战争是 1979 年的对越战争, 结果是“头破血流”, 同上。论及中国境外力量辐射的可能性时, 一位中国安全专家尖锐地指出, 1979 年战争中的物流及供应线让中国力量“深感失望”。危机组织采访, 2012 年 7 月。

<sup>180</sup> 段秀芳, 柴利, 引用如前。

<sup>181</sup> 2010 年的吉尔吉斯政变和大屠杀显示,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主持下的任何军事部署大多都将成俄罗斯为的“维和部队”, 而这是大多数成员国所不愿看到的先例。Jeffrey Mankoff,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大国政治的回归》], *Russian Foreign Policy* [《俄罗斯外交政策》], 2011, 第 163 页。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着许多相同问题。在 2012 年 7 月戈尔诺-巴达赫尚省的战斗中, 中国外交部发表以下声明: “中国愿在双边关系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加强与塔吉克斯坦的合作, 共同坚决打击“三股邪恶势力”, 支持区域安全与稳定”。 “Китай под держал действия властей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в Хороге” [《中国支持塔吉克斯坦当局在霍罗格采取的行动》], *Asia Plus* [东风卫视], 2012 年 7 月 27 日, 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是否提供了任何具体援助。

<sup>182</sup> 危机组织采访, 北京, 上海, 2012 年 6 月, 11 月。

<sup>183</sup> “China Cool on Intervention” [《中国酷干预》], *Africa-Asia Confidential* [《亚非机密》], 第 6 卷, 第 4 期, 2013 年 2 月。

## V. 2014 年之后的中亚展望和挑战

北约部队将在 2014 年年底全部从阿富汗撤军，将安全问题留给装备不良的阿富汗人自行解决。阿富汗相当一部分地区仍控制在塔利班和其他有影响力的叛乱团体手中，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贪污腐败、派系斗争、政治和军事精英之间的机构竞争、伊斯兰教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冲突等内部问题，都是建立大体上稳定安全的阿富汗的主要障碍。2014 年的总统大选将决定性地证明：如果大选结果被民众广泛接受，那将会在这一微妙时刻巩固政府的立场；而如果大部分民众认为大选结果是有缺陷的或是欺诈性的，那么国家存在的问题将进一步恶化。<sup>184</sup>

中亚也不愿意看到安全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许多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运动组织（IMU）的武装分子现在在阿富汗战斗，他们来自中亚，最终也会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国家。<sup>185</sup> 伊斯兰运动组织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ETIM）据称关系密切。<sup>186</sup> 考虑到每个中亚国家都与若干个同样危机四起的邻国共享漫长的边界，一个国家的安全土崩瓦解将在其他国家立即引起灾难性后果。同样，新疆的动荡也将会影响其中亚邻国的社会安定。<sup>187</sup>

尤其是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两国，他们的边界较为松散，如果中亚伊斯兰分子回国继续圣战，这两国装备简陋、缺乏训练的军队和摇摇欲坠的政权将不堪一击。哈萨克斯坦也有自己的恐怖主义问题：2011-2012 年期间，因恐怖主义受到指控定罪的犯罪嫌疑人数量大幅增长。<sup>188</sup> 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实力最强，但也恐惧其伊斯兰运动组织蔓延到中亚。<sup>189</sup> 该国总统年岁已高，渐失人心，国家实力也日渐衰落，其国家安全迟早会出现危机。土库曼斯坦的国力似乎没有那么糟，但如果军事力量当道，也不是完全没有引发动荡的风险。

中国领导层清楚，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可能会改变该地区的安全局势，影响中国在中亚的关键利益。中国专家对北约撤军的速度感到震惊，也对新疆邻国不可预见的前景表示担心。<sup>190</sup> 中国专家在公开场合中保持较为乐观的态度：阿富汗将会经受住这次撤军而且安然无恙，中国将提供慷慨的财政支持以协助其平稳过渡。而许多人私下里却抱怨美军的仓促撤军“极不负责”。<sup>191</sup> 一位中国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没有赢得战争就决定撤军，这将给整个地区和我们的新疆带来严重后果”。一个动荡的中亚地区可能很快沦为为选择在新疆继续战斗的极端主义武装组织的安全避风港。<sup>192</sup>

<sup>184</sup> 危机组织亚洲报告 N°236, Afghanistan: The Long, Hard Road to the 2014 Transition [《阿富汗：通向 2014 年平稳过渡的艰巨而又漫长的历程》]，2012 年 10 月 8 日。

<sup>185</sup> 危机组织报告, Tajikistan: The Changing Insurgent Threats [《塔吉克斯坦：叛乱威胁的局势变化》]，引用如前。

<sup>186</sup> B. Raman, “Under the Shadow of Terror” [《笼罩在恐怖主义阴影之下》]，*Outlook India* [《印度展望》]，2008 年 8 月 3 日。

<sup>187</sup> “Xinjiang Riots hits Regional Nerve” [《新疆暴乱影响区域局势》]，Xinhua[新华社]，2007 年 7 月 18 日。

<sup>188</sup> 对比可见，2007 年，14 人被哈萨克法院判定为犯有恐怖主义相关罪行；2011 年，有 33 人被定罪，而 2012 年头 9 个月，就有 31 人被定罪。Marat Shibutov, Vyacheslav Abramov, “Терроризм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 2011-2012 годы” [《2011 至 2012 年哈萨克斯坦的恐怖主义》]，阿拉木图，2012 年，第 6 页，22 页，<http://tinyurl.com/apfajsx>。

<sup>189</sup> Jacob Zenn, “The Indigenization of the 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本土化》]，*Jamestown Terrorism Monitor* [《詹姆斯敦恐怖主义观察》]，第 10 卷，第 2 期，2012 年 1 月 26 日。

<sup>190</sup> 危机组织采访，北京，上海，2012 年 6 月。

<sup>191</sup> 危机组织采访，上海，北京，2012 年 6 月。

<sup>192</sup> 危机组织采访，北京，2012 年 6 月。

2012 年 10 月 9 日,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断然否定了 2014 年后向阿富汗派遣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维和人员的可能性。<sup>193</sup> 他还表示, 上海合作组织也将不会介入。作为在该地区有巨大经济利益的关键参与者, 中国已开始通过双边和多边措施与阿富汗进行接触。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原则限制了实际操作中的接触活动, 但至少中国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 该原则将对保护中国的中亚利益于事无补。

---

<sup>193</sup> “Отправка миротворцев ОДКБ в Афганистан после 2014 года исключена” [《2014 年后,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绝不可能向阿富汗派驻维和部队》], RIA Novosti [俄新社], 2012 年 10 月 9 号。

## VI. 结论

中国在中亚的经济投资和新疆自治区未来的稳定与该地区的安全形势密不可分。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不仅受到潜在安全危机的影响，也被政治喜好和民间暴力冲突所左右。中亚国家从他们的邻国那里收获甚丰。中国的资金和专有技术可以重新振兴吉尔吉斯和塔吉克停滞的经济产业，并帮助建设将内陆地区和世界市场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然而，中国的经济扩张主义如果不能给劳动人口带来利益，而只是让少数特定政治家族暴富的话，同样可能会成为一种负担。对腐败、精英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指责将影响中国的国际声誉。

中亚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使其容易产生动荡，易受国内外极端主义组织的袭击。中国谨慎参与安全问题的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点。中国不愿单方面采取行动，但上海合作组织为中国处理中亚和阿富汗问题提供了多边途径。然而，目前为止该组织在这些问题上尚无所作为。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中亚国际合作伙伴应警惕该地区各国领导人通过政治迫害、分裂民族主义或经济剥夺来将该国民众逼入绝境。中国和俄罗斯必须放下猜疑之心，才能更好地利用上海合作组织来应对这些威胁。

比什凯克/北京/布鲁塞尔，2013 年 2 月 27 日

附录 A: 中亚地图



Map No. 3783 Rev.6 UNITED NATIONS  
June 2005

Department of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Cartographic Section